

在烏克蘭的草舍中

# 目錄

卡蒂雅	.....	E. 彼特夫 (一)
在烏克蘭的草舍中	.....	W. 瓦希列夫斯卡 (一五)
死後	.....	E. 高爾伯特夫 (三三)
恨	.....	P. 施克勃倫 (四一)
春	.....	N. 吉洪諾夫 (五三)
蘋果樹	.....	N. 吉洪諾夫 (六七)

查窩龍克夫隊長·····	V·科查夫涅科夫(七五)
命·····	P·巴夫連科(一二五)
瓦斯雅的戀愛故事·····	V·卡佛仁(一四三)
後記·····	譯者(一六一)

## 卡蒂雅

E. Petrov 原作

卡蒂雅。諾伊科瓦，豐滿的矮個子，圓胖的臉兒，紅潤的面頰，金髮剪成短短的童裝，還有一對發亮的黑眼珠。當她第一次出現在前線的時候，我想像得出，她的制服，一定穿得臃腫古怪，看起來，就是一位有點笨手笨脚的女郎，樣子也夠滑稽的。然而現在，她是機警敏捷整齊乾淨的一位小兵，穿着避潮的長靴，披着茶褐色的外套，攬着一條大皮帶，那皮帶綁得可真是老將的手法哩。她的臀部，吊着一隻磨損頗重的皮袋，袋口突出一把曾立過不少戰功的手槍把兒。她紅色的領章上，有四顆紅三角，表明她是一位『斯塔施娜』(Starshina)。這就

等於外國軍隊中的上士階級。

在沒有和她認識之前，我老早就聽說過她的事迹。我是由那些和她直接有關的人們口中聽來的。現在，我多麼高興，她要親自對我陳說自己的經歷了。我的猜想，證明全沒有錯誤。卡蒂雅·諾伊科瓦是一位真正的女英雄，她有一點和我所邂逅的那些英雄相類似的，就是——極端的謙虛。這種謙虛，並不是那種矯飾的謙遜——那一種謙遜，只是虛偽的孿生姊妹。這種謙虛，不過是一位能幹人物不自抑，他不沾沾自喜吹噓自己的事迹，因為他認為，他所作的工作，也正是普遍的日常的工作，這種工作固然很艱巨，却並沒有什麼特殊，所以也就沒有什麼值得使局外人感興的地方。搗毀敵機，向飛行着的我機指示敵人汽油運輸隊，潛入敵<sup>人</sup>後方<sup>去</sup>，<sup>去</sup>毀極機——這些都是值得表揚的煊赫事迹。然而卡蒂雅·諾伊科瓦在前方所幹的工作，也正是成千成萬俄羅斯男女青年所幹的工作。在他們看起來，這些全都是日常的工作。這就是他們的偉大任務一個簡單的解說，這種

任務，原來就帶有英雄色彩的。

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一日那一天，莫斯科有一間學校的畢業班正在開會。男女學生在慶賀他們現在都成爲少年和少女了。

『那是一個快活的聚會，』卡蒂雅說，『那一次我可算是興高采烈啦。我們都打着將來的念頭，又討論到該進那一間大學去念書。我素來想做一位飛行員，而且有好幾次，我向一間飛行學校提出申請書——但是他們老是不肯收容我，因爲我太小了。是的，我是一位地道的湯森（Tom Thumb，克林氏童話中人物，足智多謀，軀體僅有姆指大——譯者），那天晚上男女同學都取笑我的徒勞無功，於是我們大家都盡興地笑開了。』

那天晚上，這一羣突然變爲成人的孩子，正做他們第一度成人夢的時候，成千成萬的炸彈，正向養育他們的國土上投下來，一百八十個的德國精銳師團和一千輛坦克車，開始襲擊我們和平的城市，襲擊我們的廬舍和家宅，使牠們的上

面，初度瀰漫了煙霧，還有那些傘兵隊，全副武裝，像匪徒一般由高空跳下來。戰爭開始了。

就在第二天早上，卡蒂雅·諾伊科瓦和她的摯友劉路亞，一起奔向最近一所的招募新兵辦事處，申請補上一名志願兵。她們跑着，握着小拳頭，當他們站在招募人員面前的時候，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，因為她們氣喘得太急促，感情又太激越了。她們並沒有得到允許編入軍隊，反而得到勸告，仍應繼續她們的學業。兩位女孩子就轉而加入少年分遣隊，奉派掘挖阻止坦克的壕塹和從事建築砲壘。當分遣隊抵達目的地的時候，戰地工程，急須建築，德軍已經迫近斯摩稜斯克了。離那裏不遠，駐有正在開向前方的一團人。這一團人顯然是歸西綫最高指揮部所統率的後備隊。這是六月月底的事情。卡蒂雅和劉路亞仍然抱着應募的美夢。她們在等機會，等待適當的時機。她們時常和士兵們攀談，打算探出團部的所在地。這二位女郎寄以極大的希望，盼望在那裏無須經過一串冗長的手續，她們就

會立即得到允許。但是參謀處的所在地，誰也不肯告訴她們；因為這是軍事的秘密。兩個女孩子就決定按計行事。她們直向團部駐防地闖過去。哨兵盤問她們，她們毫不理會。哨兵又再盤問她們，她們仍然沒有理會，繼續前進，而且跑得更快了。就這樣，她們被扣留下來，當作可疑份子押送到參謀處去。團長對這兩位不顧一切，執意要上前綫的女孩子的機智，着實笑了一陣子。他一方面笑，一方面臉孔却慢慢地轉為嚴肅。經過一度考慮後，他終於允許她們加入團中當紅十字看護。她們隨即領到制服和紅十字箱。第二天，部隊開向前綫，幾點鐘後，這二個女孩子就開始執行她們的職務了。因為在行軍的途中，這一團人遇到德國俯衝轟炸機的襲擊。

「我吃了一驚，」卡蒂雅說，「於是劉路亞和我，趕緊走到田野裏，平臥在地上，因為大家這時都是這麼作。事後，事情總不算怎樣嚴重，全部士兵只有幾個人受傷。當我們在學校讀書的時候，劉路亞和我，曾學過使用機關槍和初步救



護法。但是團長吩咐我們，要把學過機關槍這件事情忘掉。

「當我們對受傷者施行初步救治的時候，才體驗到書本上得來的那一點知識，和在前方實際應用的，那大不相同了。一般說來，劉路亞和我，都不是婆婆媽媽那一類的人。但是在這兒，我們看見那些受重傷的人，可真替他們難受，難受到替他們裹創的時候，連自己也哭了出來，使得眼淚淹沒了瞳子，什麼也看不清。後來我們也時常為他們而難受，但是向他們施行初步救治的時候，我們再也不會哭了。只有在夜間，劉路亞和我，偶然抱頭對泣，可是這樣的事，誰也不會察到的。因為我們看到驚心動魄的事實是太多了，你自然會明白，有些時候，我們難免痛哭一陣，才能排洩胸中的積鬱。」

就這樣，卡蒂雅·諾伊科瓦便上前綫從軍了，那真是空前的最可怕的前綫。她奉派在一個營部中服務，部隊出發作戰的時候，她也時常跟隨在一起。步兵開始攻擊的時候，她就匍匐跟隨而進，有人出發巡邏的時候，她也要陪伴着一起

走。她曾經受過輕傷兩次，但都拒絕送回後方治療。就這樣，過了一個月。她對自己的工作，漸趨熟練，終於成爲一個出色的看護。這兩位女郎的聲名，也就在團裏傳播出去。

「人人都堅請我們加入他們的隊伍，」卡蒂雅說着，突然一下子笑起來。「白砲的砲手們，會對我們說：『加入我們這塊吧，姑娘們，我們會教你們開砲的。』其他的砲手，也時常請我們加入他們的隊伍。坦克兵也如此。他們老是這麼喊：『你們可以和我們一起坐在坦克車裏；總之，這對你們是滿寫意的。』但是劉路亞和我，給他們的回答總是一句話：『不成，我們離不開步兵哥兒的。』」

那兩位女郎，想得到兩把自動手槍，那真是想得到家。有一天，一位受傷的中尉，給卡蒂雅搶救出險，就贈給她一把手槍和三排子彈。

「後來因此使我們爲難得很，」卡蒂雅說，「那是沉寂的一天，劉路亞和我，準備找一個巨彈的洞窟來試槍。我們記得有一個重爆炸彈炸成的巨洞。爲了

不讓人家看得見，我們就鑽進了洞底，豎着一個瓶子當作靶子，就開始射擊。我們興奮透了，三排子彈，全打個精光。就在那個時候，警號響了，因為我們的部隊，以為德軍已經滲入我們的防綫。自然我們都得認錯。團長對我們兩個，申叱了一大口，這一頓申斥，真是怕死人！他拿走我的手槍，並且警告我，倘若再有這類事情發生，他一定要勒令我復員。」

在某一次進攻中，團長的右臂受了重傷。他失掉了知覺，卡蒂雅就揹他走開了戰場。她奉到命令，護送他到莫斯科進醫院。交代完了後，她就決定出來遛一遛。像一隻孔雀樣高視闊步，她在自己的親愛的莫斯科街道上，佩帶着塞得滿滿的行軍囊，逍遙自在，老是這麼想，要是遇到些老朋友，那夠多麼好，而在那個時候，她該一見的只有盧西雅。

「至於盧西雅，你曉得，正在日夜苦心焦思，怎樣才會得到前方法。她一看見了我，就高興的了不得，她問：「你怎麼攪到前方法？」我告訴了她，我如何

混了進去，又在那兒幹些什麼事，又如何的剛把團長護送回來。我又告訴她，有一輛汽車和一個司機在聽我使用，我明天就要歸隊了。盧西雅就喊了出來：「卡蒂雅你一定要把我帶走。」她是那麼興奮，總是站不定腳跟。她有點和我相像。高大、細長，簡直是一棵桃樹。而且，多麼溫文爾雅！她比我歲數要大得多，有二十幾歲，而且已經在大學畢業。我對她說：「盧西雅，別瞎鬧吧。我怎麼能夠帶你一塊兒走？到前方去，你怎麼會看得那麼容易。我們的證件，途中要經過一百次的檢查的。」於是我們想了又想，就決定這麼來牠一下：我們到醫院裏找團長去，盡我們的力量去說服他。自然，他很曉得我們這些女孩子，在他的部隊中並沒有攪壞了什麼事。於是用他的左手——他的右手，你曉得，已經受傷——寫了一道手令，允許盧西雅以看護資格入團服務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們就一塊兒出發，我們真快活，一路唱着歌。」

現在團中就有了三個看護，於是她們就分派到三個營裏去。她們嘗盡了辛

酸，兩隻手是越來越粗糙了。她們完成了自己分內的工作——從這一個人爬到另一個，對傷者施行初步的救治。當她們聽見有人叫出「救護車」的時候，她們就要搜索這個人，走就這個人。部隊每天都在向前推進，衝入德軍防綫總有好幾百公尺。這幾位女郎，可就忙得連見面的機會也沒有了。

「有一天，」卡蒂雅說，「有一批慰勞品送到團裏來，我們就在團部附近相聚會了。送給我們三個人的，有一隻蘋果，真的，一個挺大的蘋果——有這麼大——還有一雙又薄又細的長統襪，好漂亮的一雙襪子。你曉得——就是頂名貴的那一種。自然，我們都不好意思說出，但是我們心裏都想穿上試一試，因為我們究竟都是女孩子。於是我們手裏拿着那雙漂亮的襪子，柔軟，光滑，只看着牠就夠好玩的。我說：「盧西雅，你拿去吧，因為你究竟是老大姐，而且人又長得漂亮。」盧西雅却說：「你瘋了嗎，卡蒂雅。我們要拿牠來平分的。」我們笑了又笑，就拿這雙襪子剪成三份，我們每一個人，將牠改成一雙短襪，穿在我們綁腿

的頂上。蘋果也給我們切成三份吃掉牠。那天晚上，我們就聚在一塊兒，大談其舊日的的生活。就在那個時候，盧西雅說：「看嘛，姑娘們，讓我們起個誓，我們每一個人，都要殺死五個德國鬼，因為我相信，久而久之，我們終會成爲戰鬥員的。」我們莊嚴地起了誓，臨別的時候，互相親吻了好幾次，這真是難得的盛會，因爲從此以後，我就永無再見盧西雅的機會了。全團部隊在第二天就開始進攻，盧西雅隨即被害。她給一個炸彈炸得重傷，就抬回約距火綫半公里的後方。當她蘇醒過來的時候，看見有幾個救護隊員圍着她站着，爲了她的原故，大家都覺得很難過，這是不消說的。她一看見他們就喊出來：「你們站在這兒幹什麼？前面正在作戰——走吧，去忙你們的。」這幾句話還沒有講完，她就死掉了。這些事都等到後來我才曉得的。那一天真是我全個命運改變的一天，因爲就在那一天早上，我終於擔當一員正規軍的工作了。」

那一天，卡蒂雅所遇到的情形是這樣。全團正向前方推進着。我們

槍位，設在陣綫的右翼，對準德國自動步槍部隊所集中的林子，密集掃射着。忽然間，那座機關槍停止了火力。

『自然，我就爬過去，以爲機關槍受了傷。我爬近了他，才曉得他已經打死；但是他仍然扒在機槍上，手拉着扳機。我從機槍上解脫了他的指頭，就立刻準備開火。正在那個時候，營長爬來了：「卡蒂雅，你在幹什麼？」他這樣問。我一聽見，就感到侷促不安，因爲我想他會不讓我開火的。我對他說：「營長同志！在學堂裏，我曾學過使用機關鎗的。」他對我說：「好的，卡蒂雅，盡你的全力幹他們一下吧。開火吧，掃射這一帶林子。」我說——「這正是我所要幹的。」他說：「你說的對，向前進，猛烈地掃蕩他們一下。」我們把那些德國人驅出了林子；我們這一團人就向前猛攻！我們佔領了那一座村落。當我們抵達村郊墳場的時候，德軍的重砲，就開始密集射擊，砲彈來得又密又快。我真醒不起另外還有類此的轟擊。那些砲彈，只是犁翻了地面。掩埋的屍體，由地下飛了出來，可

是要說出被害者何人；又在何時，這是辦不到的事情。我將頭藏在機關槍下，雖然機關槍是給我們插在地上。轟擊過後，我們又開始前進。拖着那座機關槍一起走，那真是一件苦事。那時候，我真攪的不慣，可是後來也就慣習了。」

卡蒂雅當了一個多月的機關槍手，就大為超出盧西雅原擬的計劃了。她是一位優秀的槍手，眼睛銳利，判敵正確。

九月中，卡蒂雅患了很重的砲彈震盪症，就送回莫斯科的醫院來就醫。在那裏，她一直診治到十一月。當她被認可出院的時候，就收到一份證明書，證明她再不宜於從事軍隊工作，並且指引她謁見教育機關長官，洽商繼續她的學業。

「但是，當我們必須痛擊德國人的時候，一個人怎會想到讀書來？」卡蒂雅慘痛地一笑。「我真掃興透啦。又不曉得我那一團人駐防在那裏。怎麼辦呢？四顧茫茫；我終於加入傘兵隊，充當一名自由步槍兵員。」

我問：「卡蒂雅，憑着醫院發給你那張證明書，你怎麼能夠加待進去？」



『那一張證明書我並沒有交給他們看。我給他們看的是另外一張——我從團部領得的文件。』

那是一份值得贊美的文件。牠敘寫着，卡蒂雅最初充任紅十字看護，其後爲一名機關槍手，又爲了她的勇敢，曾大受贊賞，並得到一枚勳章。

拿有這麼一張文件，那真是挺體面不過的事情。當我讀牠的時候，卡蒂雅的臉紅了，感到有點忸怩不安。

『我已經得到允許，將這冗長的故事加以縮短，』她說。『現在，我們正受着一種特殊的訓練。風傳我們不久就要出發前方了。』

## 在烏克蘭的草舍中

W. Wasilewska 原作

「奶奶，喊，奶奶呀！」

安尼西亞望了一下。娜他克正在柳枝籬笆的那一邊向她喊着。

「有什麼事？」

「我可以進去坐一會兒嗎？」

「有什麼不可以？要進來就進來嘛。」安尼西亞嘟囔着，帶有一絲的愠怒。

「奶奶呀！」

「聽聽！什麼事？」

「德國人來了，奶奶。」

安尼亞聳聳肩膀，裝出一副嫌惡的神情。近幾天來，這一類話，她已經聽得夠了。他們來啦，他們在什麼地方？他們來了又會怎樣？就是德國人來了，她想，對她這一副老骨頭，還會要跟她過不去，不讓她安靜地斷了最後一口氣嗎？他們來啦，就讓他們來吧！像她這樣的一位老婆婆還有什麼不了的事？

「奶奶，我們都要躲到山裏去。爹爹去，我也去，總之，我們都去……」

「好吧，那麼你們就去吧！我要坐在這裏晒太阳取暖……」

「奶奶，在我們的園子裏，還有兩個紅軍。」

「怎麼回事？你說誰在園子裏？」

「我說，在我們園子裏，梅樹後的小茅屋，有兩個紅軍。」

「那麼要怎樣？是不是你愛上了一個，還是怎樣啦？」

娜他克長嘆了一聲。她蹲下來，望着那對浮起一層白翳的老花眼，大聲地，

着重地解釋說：

「奶奶，這是受傷的紅軍。我們沒有辦法將他們一起帶走。他們躺下來了，半步也動彈不得。你曉得嗎？」

「是的，我曉得了。他們應該出來晒一晒太陽，是不是……」

「不，奶奶；他們傷得很重呢，你可明白。我們又都要走光，跑上山去。說不定一會兒，德國人就會到這兒來……奶奶，總得有一個人照顧這兩個人，你可曉得，要常常送水給他們喝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嗎？」

「爲什麼我不明白？」

「那麼你能夠做得到嗎？」

「爲什麼不能夠？」

娜他克拍拍那戰抖的，皺皺的手。

「那麼，奶奶，多啞……我相信，不久我們就會回來的……現在，我要走

了。」

當她奔馳而去的時候，光着的腳板儘在陽光下發閃。安尼西亞搖搖她的頭。

「這姑娘長得像一頭山羊……那麼，現在，老骨頭，讓我們去看一看那兩個人兒在那裏。」

她的腳很吃力地掙扎了好一會。站起來真是太不容易了。但是，她一站起來，酸痛的兩條腿，彷彿也可以拖得動。

安尼西亞繞過了籬笆，進入隔壁的園子中。兩個受傷的人，正躺在茅屋的禾稈上，這位老太太，跪在她的被保護人旁邊，仔細地端詳他們。

有一位傷兵，由高熱度的昏迷狀態中醒過來，抬起他的繫着綳帶的頭。

「是那一個？」他喊起來。

「別作聲，別作聲，是安尼西亞奶奶來看你。躺着，仍舊靜靜地躺着。」

「水……」

「水？有的，我就給你們取去，我的孩子，別發愁，什麼我都要替你們拿來。」

老太太不曉得什麼道理，忽然間來了一股勁兒，兩條腿上的劇痛，現在也消失了；她簡直完全忘掉了曾有這回事。她從井裏汲出了一點水，裝滿水瓶，又回到園子裏梅樹後頭的小茅屋裏去。

「這裏，喝一口吧，喝一口吧，好孩子！」

於是在傷兵旁邊，她放下了水瓶，就慢慢地自個兒一步一步拖回家去。她坐在門階上，因為整天的操勞而疲倦，就昏昏地打起瞌睡來。傍晚的涼氣才把她催醒。盡了最大鈞努力，她才得拖了出去，又看了一回傷兵後，就回到自己的家裏來。

「好了，一天總算過去了……」

第二天早上，有三個人闖入茅舍的院子裏。她聽到一種異國的重濁的聲調。

安尼西亞奶奶一點也不怕。她爲什麼要理會那些德國人？不消多等幾天，她的死期或者就會臨到了。實在說，死，老早就向她走近了。

這些生客，嚷了又嚷，終於走掉了。安尼西亞想，這就完了。但是她剛從門階上爬起來的時候，院子裏却塞滿了這些生客了。

「這是你的房子嗎？」

她舉起一隻手，護着眼睛，擋住那強烈的陽光。有人在講烏克蘭話；那些字眼她還懂得，但是重音却那樣粗濁而刺耳。她並不願意和這些人談話。

然而看管她的軍官老是問着：

「說話，這是你的房子嗎？」

「不錯，這是我的……那又怎麼樣？」

「打開門！」

「門不是正開着？」安尼西亞有點驚訝了。

「叫你開，你就打開！」翻譯員向她咆哮。

緩慢地，痛苦地，挨着聲，喘着氣，她才站了起來，弓着腰扶着她的拐杖，走進草舍裏去。那些軍官跟着她。

「只是你一個人在家？」他們問。

「單獨一個人……十年來，我都是一個人。」

他們不再嘈嚷她，便分在板凳和床鋪上坐下，開始喧囂和爭辯。她坐了一會，便一步一步移向門口去。一隻沉重的手，落在她脆弱的肩膀上，將她拖了回去。她明白他們是要把她留在屋子裏的。

上校和翻譯員，談了一陣子很長的話。

「看住她。她雖然又老又瞎，鬼曉得她會攪出什麼事來。說不定，冷不提防，她會替我們招來些人馬。」

當翻譯員向安尼西亞說明，她必須留在草舍中的時候，她很恭順地點了幾下



頭。她毫不在乎。假如一定要她留在房裏，她可以照辦。

她爬上了灶臺，那上面恰好可以睡覺，於是她就睡着了。德國人大聲地說話，在桌子上鋪開了地圖，在爭辯，打口哨，穿在打着平頭釘的靴子中的腳，儘管踩上踩下。這些都吵不了她。她照舊睡着。

可是到了傍晚，她就漸漸焦燥起來。梅樹下面那座小茅屋裏，水瓶裏的水一定老早就喝光了。那兩個可憐的孩子，毫不可疑定是焦急地等候着安尼西亞奶奶的到來。他們不會曉得，曾經有什麼事情發生，他們以為這位老太婆會把他們忘記了，或者懶得再來啦……

她現在完全清醒了，仔細地觀察什麼事情在演變。房子裏擠滿了德國人。他們甚至堵塞了門口，又在通道上走來走去。有一個哨兵把守着路口。現在想偷偷地溜出去，的確是找不到機會了。她噁叫着，呻吟着，由灶臺上爬下來。

「你到那裏去？」

翻譯員由地下突然躍起來，像一個洋娃娃由按有彈簧的盒子裏跳出來一樣。她發了脾氣用拐杖將他的手推開。

「這傢伙真魯莽？我要去的地方，是一個人有時一定要到的地方，明白嗎？」

他縮了回去，但當她出來的時候，她發覺他緊緊地跟着她。她聳聳肩膀。

看起來，這些德國人連一位老太太婆都要怕……好吧，由他們盯着吧，假如他們願意……

她回到灶臺上那老地方去。但是爲了那兩個人所引起的苦惱，却越來越難過了。

她在被褥裏翻來覆去地好久，深深地嘆氣。終於她睡着了，夢見了那兩個人兒。哦，他們正在叫喚她，大喊要水喝哩！果然叫聲大得嚇了她一跳，就醒過來了。她立刻發覺事情有些不妙，由灶臺上向下瞥了一眼，老太太以爲自己一定仍

然在做夢。

軍官們圍着桌子，坐在板凳和床鋪上。在他們面前，站着由梅樹下小茅屋中抓來的兩位傷兵；他們身旁由兩個兵士叉着。安尼西亞奶奶彷彿覺得好多年來長在她眼珠上的白翳，忽然間全脫落了。她現在親眼看到，她一輩子尚未見過的事情。

上校坐在中間，翻譯員靠着桌子，站在傷兵的旁邊。上校向他們發出了一個問題，翻譯員立刻就追上，用他粗澀的聲調重述一遍。

『你屬於那一個部隊？』

安尼西亞雖然高躺在灶臺上，却也清楚地聽得見傷兵沈重的呼吸。他們焦枯的嘴唇，痛苦地喘氣，用力地喘息。他們的脚是站不穩的，但給德國兵的手，粗魯地，堅定地把住了。

『那一個部隊？』

他們沒有回答，上校發了火，用拳頭槌在桌子上。

『告訴他們，我可忍受不了，聽見嗎？』

安尼西亞從他的聲音中，感到一種殘酷的威脅語調。她覺得她的心真的跳動得又快又重了。這種跳動是她許多許多年來所未有的。於是她想，圍着桌子而坐的那一批人，一定會聽得見她胸口震動的劇烈。但是，却沒有一個人注意到灶臺上來。所有的眼睛都集中在那兩個傷兵身上，他們雙腿搖擺，由兵士的粗手叉着，站在桌前。

『你從那一個部隊派出的？』

其中頭部受傷的一個，深深地透出一口氣。安尼西亞奶奶等着，由頭到腳都發起抖擻來。

『我不願意告訴你。』

『不說，韓斯，幫他供出來。他的話這不出牙關，幫他一點忙，可以嗎？』

那位兵士，就掄起拳頭，照準傷兵的臉上，搥了過去。於是繫着血污繃帶的頭顱就絕望地向後仰去。然而他的意志表現出無比的力量，却又站穩了自己。

「軍隊在那裏？」

「我不曉得。」

「鄉人都跑到那裏去？」

「我不曉得……一個人我也沒有見過，」傷兵很粗嘎地喘着氣。

上校真的惹得發火了。擺在他面前那些文件，他都粗暴地撕得粉碎。

「韓斯，一個人他也沒有見過。……你可曉得，他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……

他的眼力太差了，幫他一點吧，你能夠嗎？你明白我的意思；他就會看得見的。」

這一位紅軍跌倒在地上。安尼西亞抬起身來。不，絕不會——一定是她弄錯了；這怎麼會，昏花的老眼騙了她！一個兵士拔出了刺刀，另有兩個兵士騎住躺

在地上的那一位。於是仔細，幾乎是一種文雅的动作，第一個兵士將刀剗進傷兵的左眼。一種慘酷的，窒息的尖叫，撕裂了空氣。差不多在同時，又立刻靜了下來。

「結果了他吧！」上校命令着，「帶第二個來！也盤問他。」

安尼西亞趕快把頭蒙在被窩裏。她堵塞了耳朵，這樣便聽不見，用手掩住了眼睛就可以看不見了。她喃喃詛咒自己的一生，竟然拖到九十一歲的高年，現在，又遇到這樣怕人的一夜。她詛咒自己的眼睛，沒有及時失明，障礙沒有全蒙住了眼珠子。於是就看見了！她詛咒自己的耳朵，沒有及時失掉聽覺的功能，於是便聽見了這一些！

透過了被窩，老耳又聽見了受着酷刑的人，那種單調的絕望的呼號和呻吟。

「我不曉得！我不願意說！」

終於，寂靜無聲了。雖然如此，她仍不敢由被窩底裏向外探看。最後，她伸

出頭了。德國人顯然在準備睡覺，解了皮帶，脫了靴子。他們放下遮窗的窗板子，又闔了門。兵士們在草舍外宿營，哨兵在門前踱來踱去；但是那些軍官顯然覺得世上任何一個人，任何一件事情都靠不住。上校親自檢查過門門，又試了一下，他還檢查了窗板，甚至走近灶臺，看看老婆婆是不是睡熟了。

安尼西亞立刻閉上眼睛，盡力使呼吸均勻而沈靜。

燈光熄滅了。安尼西亞覺得四肢僵硬，比鉛還要沈重。

她等着。時間拖得真慢，哦，慢得多可怕呀！在兇險的幽暗中，就捱幾秒鐘也像是無窮盡的。時間是停止流動了。安尼西亞的手和腳，現在是完全麻木了，冰涼的汗珠，淌滿了她的額角和背脊。仍然要幹，她一定要幹。

有人在打呼。安尼西亞在灶臺上悄悄地爬起來。她以為她會在黑暗中被人發覺，各種動作也會給人聽見。但是他們都在酣睡了。鼻息和鼾聲現在到處都聽得見了。軍官們直躺在地板的禾稈上；上校獨佔了那張床舖。她小心地跨出灶臺伸

下一條腿。等着，沒有動靜。於是又放下第二隻，也安然無事。之後，她小心翼翼地溜出了灶邊。除了她的心，恐怕是沒有什麼可以驚動他們的，這顆心不停地跳動，像一個警鐘在亂敲。但是，不會的，他們還是安靜地睡着；這是疲困的人一種酣睡。安尼西亞暗中摸到了門口。屏着氣息，她將套在鎖中的鑰匙擰了一下，於是又從鎖孔裏拔了出來。她將窗門也扣緊了。這兩隻臃腫的顫抖的手是那裏來的勁兒呀！門是緊緊地關住了，窗戶也是如此。現在沒有一個人能夠騷擾他們的清夢，沒有一個人能夠來窺探這一座草舍，也沒有一個人能來打攪德國把總們清夜的安寢的。

她等了一會，在板凳下瞎摸了一陣。不錯的，油瓶還在原來的地方。裝得滿滿的一個瓶子。這是娜他克最近在店裏把牠裝滿，又替她帶回放在板凳底下的一個瓶子。

安尼西亞拔開了塞子。靜悄悄地橫近了床鋪，灣着腰，慢慢地，輕輕地在上面



校腳下的禾草上洒了些煤油。於是她退後一步，同樣慢慢地，輕輕地在軍官們所躺着的地板上也倒了些煤油，然後在門口各處也都洒了些。

草舍的屋樑是乾燥的，木板也是乾燥的。房子起好不知道已經有多少年。什麼東西都乾燥得像禾草一樣。禾草——哦，不錯的，就是牠……她又小心在草墊上灑了些煤油。

她就着灶臺，伸出顫抖的手去摸火柴。她記得是有些火柴的。不錯的，火柴還在老地方。

用被褥蒙着頭，她在被罩裏劃火柴。即使這樣，火柴輕輕的一爆，在她聽來，比較一顆子彈射出還要響亮。然而草舍中的一切仍然是很寂靜的。那有韻律的鼾聲，告訴她，那些疲勞的人們正浸在他們的酣睡中。她弓着腰，將燃着的火柴點着了地板；可是她自己再也撐不起腰了。火舌迅速地爬上了禾草，像一條蛇在草莖中猛撲而過，俄頃間，像潮水的奔騰，處處都給火燄所淹沒了。

安尼亞迷惑地，痴望着火燄；她的眼睛一瞬也沒有移開。她並不知道自己漬滿煤油的長裙也着了火。

當第一個睡鬼被驚醒起來告警的時候，草舍已經給貪饞的迅速上升的火燄所包圍。有人絕望在撞擊房門。

安尼亞祖母挺硬了腿，猛然投入了火海中。她最後想，所有的窗和門都已經緊緊地下了鎖，上了門，決不會有一個人打得開的。

## 死 後

B. Gorbatov 原作

伏格諾夫中尉的一生，可用三句話來說明：兒童時代，學生時期，軍事學校期間。可是關於他的死，一定會寫成許多部書和許多篇的英雄史詩。常有這樣的事情，在長長的一生中，只有三點鐘，是一個人一生最有價值的時間。對於伏格諾夫，這就是他的最後的三點鐘了。

這幾個鐘頭，就是給他飛升到超人絕勇的境域。在那個境域裏，無所謂生，無所謂死，也沒有受着時間年代的限制——在那裏只有永恆和不朽。裴多·伏格諾夫的生命在那幾點鐘是燒化了。可是德國人的坦克却衝不過來。

當伏格諾夫的砲兵中隊由前方陣地調回的時候，全團人都出來迎接他們。整個部隊全以驚奇肅敬的態度，注視着那些人，那些砲，好像他們才第一次遇見一樣。由那個時候起，這些人就成爲詩歌和故事中的人物；那燒得半焦的巨砲，也就屬於博物館中和歷史上的材料了。可是砲手們自己全都曉不得這一些。他們憂鬱地，靜穆地跟在砲車的後頭，砲車上就躺着他們指揮官的屍體。

裴多·伏格諾夫埋葬在村外一棵白楊樹下。最後的訣辭，已經宣讀過了；最後一響的禮砲，也漸漸消逝了。書記將伏格諾夫中尉的名字，從簿籍中塗掉，於是全團又回復了嚴肅的戰鬥生活。

但是有一天晚上，在所有的砲壘中，所有的地窟中，在會餐廳中，在戰地的裏傷所中，只有一個談論的話題——伏格諾夫英勇的行動和壯烈的就義。一些親眼見過他的人，給大家紛紛圍起來問，於是他們每一個人，對伏格諾夫的事情都要自己重新回想一下。至於那些從沒有在伏格諾夫活着的時候見過他的人，就非

常懊惱：「真是一場夢！像他這樣一個人，和我們住在一塊兒，我却讓機會溜了過去……」那些認識伏格諾夫的人，就拚命想起和他每一次的會晤，他所說的每一個字，不管這個字相干或不相干，以及他的習慣等等——「他頂喜歡賽跑，」一位電單車通訊兵這麼說。廚夫想起了，「他爲了一碟蕎麥麵，拿出什麼代價都可以。」諸如此類的回憶，既非說明這位英雄的偉大，又不是證明他的英勇，然而人們仍然不斷地，迫切地在思索，在追尋，就是頂細的一塊碎片，他們好像也要收集起來，爲的是好將死者拚成一副全像，鐫刻在他們的記憶之中，等到他們日後衰老的時候，好將他的事情，告訴他們自己的子孫。

這樣一來，團中英雄裴多·伏格諾夫便告再生，而開始渡他的新生了。他或者並不酷似生前那位鬚髮的孩子，但是一位英雄應該這樣，却是全團一致的意思。

後來有一個人，找出一張快鏡攝成的照片，交給他的伙伴們傳觀。因此，大

家都看見了他們年青漂亮的指揮官，生龍張着一對大眼睛的肖像。在團部中，他們從來沒有見過他是這麼整潔瀟灑。於是黨部書記將伏格諾夫的黨員證給大家看。小像片已經給血塗污了，血迹又正在他的額門和太陽穴上凝成一團。大家都說，這一張像片，和他正相像。諜探員多羅科多在像片上看了好一會，就要求黨書記將這張相片交給他一宿。整夜裏，他苦心孤詣地將伏格諾夫的像片放大了，第二天早上就交給伙伴們傳觀。於是大家都說像片很酷似。可是有些人說，鼻子不是原來那一個，伏格諾夫的鼻子是扁短的。但是諜探員憤激地加以申斥：

「人家活得很漂亮，死得也漂亮，你偏要人家長一隻醜鼻子。不！讓他什麼都是漂亮的！」

像片在師部的報紙上登出來，看過的人都對自己說：「好一張活的肖像！」於是就把那份報紙藏起來當做紀念品。

伏格諾夫的遺產，留下得很少，只有一把自動手槍；這把手槍和他們那些人

所有的同是一模一樣。牠並沒有用銀鑲邊，也沒有什麼特殊標誌，比起別的也沒有什麼好處，可是所有的長官，忽然熱中起來，都想得到這把手槍，將牠永遠保藏起來，好像這是一道靈符一樣。

「這關你們什麼事，難道你們沒有自己的手槍？」中校暴怒地在質問。他已經屢次要求，想得到這把手槍。可是委員說，最公道的是，伏格諾夫的手槍，應該交給成績表現得最好的砲兵中隊指揮官。於是全體就展開了正式的競爭，而以伏格諾夫曾經用過擊退德人最後一次進攻的手槍為獎品。

伏格諾夫曾經一度指揮過的砲兵中隊是增強了。新補充進來的官兵，從來沒有見過伏格諾夫一次，可是從入隊第一天起，他們就自稱為「伏格諾夫的部下」。因為在砲兵中隊中，每一個人都是這樣自稱的。新來的指揮官，不但沒有為此而生氣，反而覺得榮幸得很，彷彿前任指揮官那種不朽的光輝，又在他的身上再現一樣。的確的，他以指揮伏格諾夫砲兵中隊，人人皆知的伏格諾夫砲兵中

隊，引爲無上的榮幸。

報館訪員成羣結隊地走來了，到處攀談，看那個能夠把伏格諾夫的事迹告訴他們。他們在搜集新近——一個初春的早上——才發生的那一些平常瑣事，不過早已變成故事題材的那些材料。於是裴多·伏格諾夫的消息傳遍了全國，他的短的一生，用三句話本來就能夠說個清楚，至於他的死——那就要寫成許多部書，和許多篇英雄史詩了。

消息傳到裴多·伏格諾夫的降生地，遼遠的西伯利亞的鄉村來。他的母親也讀過中尉那種英勇行動的報導了。不過在那些洋洋大文之中，全篇有許多地方，雖講到他的勇武和英雄的氣概，可是她只明白了一件事情：裴杜施卡死了。於是她的眼淚忽然湧了出來。她投入鄰人的臂膀，在隣人溫暖的胸懷中放聲嚎哭，真哭得個肝腸寸斷。隣人並不打算去安慰她，只簡單地說：

「盡情哭一場吧！斯梯帕娜娃！你是該哭的，不過這也是你的榮耀呀！」



鄉村的學校裏，老教師忽然中止了講授，用着激動的聲調說：

「孩子們！就是這張書桌，那位裴多·伏格諾夫，那位不朽的英雄……一位鬚髮的孩子……曾經坐過。」

所有的孩子，圍着萬幽西卡·克拉刻，和皮替雅·科斯塔科夫二人，現在坐着的那張書桌。這二位看起來可真臉紅耳熱，滿面驕氣哩。老教師自始至終眼睛都呆望着那張書桌，連一個字都講不出來。

集體農民召開大會，議決更改集體農場，鄉村，和全區的名稱，而換上裴多·伏格諾夫的姓名，又爲了紀念他起見，議決在鄉村的草原上，建立一座紀念碑。其後不久，城裏來了一位青年雕刻家，向伏格諾夫的老母，索取她兒子的像片。她將所有的都找了出來——其中有一張，是頭髮捲曲學童時代的裴杜斯卡，又有一張，是他已成爲年青漂亮的指揮官——可是沒有一張能使這位雕刻家滿意。他並不是要來承建一位嬰兒紀念碑，而是承造一位威風凜凜的勇士紀念碑。

呀！於是他只得自己來構像：造成一座紀念碑。裴多的眼睛仍然像生時一樣，大地睜開，鬚髮，鐵面。但是這個紀念像却是一個兇猛的成年武士，好像裴多·伏格諾夫就在死了以後，也仍然活着，繼續生長發育而成人了。

看見那座紀念碑，我很高興。我羨慕伏格諾夫。我現在活着有什麼更大的意義？或者是一點鐘吧，或者是一月，一年，三十年吧……但是裴多·伏格諾夫却會永遠永遠地活着。他會千年萬歲站在自己本鄉的草原上，永遠年青，漂亮。後代的子孫，會想起他短短的一生，和他壯烈的就義，而將他的事迹，告訴他們的後裔，這就是不朽。

## 恨

Paul Schonbrunn 原作

正午時分，凌克上士的屍體浮了上來。他是給巡邏哨兵所發現的；隨即打撈上岸。他的紅鬍鬚，全給黏土封住了，生前一副褐雀斑的臉孔，也變成綠色了。

七月的太陽是酷熱的，巨大的屎蠅在死人的臉孔上，慢騰騰地爬來爬去。誰也不願意走近屍體，拿些東西掩住牠。

不久，公路上出現了一部汽車。車廂中有三位德國軍官僵直地坐着。他們的眼睛直望着前方，好像正在舉行檢閱一樣。車夫是一位胸膛狹窄面目可憎的人，他又穿得一套闊兒郎當的制服。他把汽車停在柳陰之下，好使陽光晒不到軍官

們。

其中有一位軍官，又矮又胖，挺着一隻大肚子，站在車廂裏發出簡短的命令：

「把屍體抬到這裏來。」

士兵們忿忿不平地扛起笨重的屍身，抬向汽車這邊來，又嘩嘩地放在公路的塵土中。那位矮胖的軍官對着臃腫的屍體，投下輕蔑的一視，就說：

「那幫土匪——他們溺死他！你們沒看見，在他頸子上，繩子勒出的那道痕印？」

他低聲地和另外一位軍官交換了幾句話之後，便又站起來，像在舉行檢閱一樣，大聲地說：

「爲了我們英勇的凌克上士之被害，我們要槍決當地居民一百人。就由前面的那些開始。」

他那一隻又肥又短的手，指着一堆小孩子。孩子們約離公路十二步外站著，亮光的光板，趾尖鑽進泥巴裏。正在寂靜地好奇地注視有什麼事情在發生。

兵士們一擁向前。孩子們不曉得有什麼事情要發生，仍然注視着汽車和躺在塵土中的屍體。

那位矮胖的軍官，向士兵們罵開了。他由淡黃的皮槍袋裏，拔出手槍來，小心地瞄準。一位年約八歲的小娃娃，穿着褪色的，打着補釘的一件襯衫，尖叫了一聲，伸張兩臂就撲下去了。一道鮮紅的血痕慢慢透過他的襯衫。

其餘的孩子便開始駭叫而狂奔了。軍官站在他們的汽車裏就開火。他們瞄準了那些奔跑的孩子們的背脊。每發射一次就冷冷地數一下：

「一……」

「二……」

「三……」

一位頂小的金髮女孩，走得最遠。當她拔步奔跑的時候，繫着一根藍綵帶的小辮子，就在她的背脊上一跳一跳的。然而結果，她也蹣跚地躺倒了。

聽見了槍聲，女人們爭由狹隘的工入區擁出來。上士就率領着兵卒，個個裝着預備放的姿勢，齊向她們奔過去。空中充滿了排槍的子彈，女人的呼號，和受傷者的呻吟。

跟着不久，上士回到車旁來，敬禮，急促地報告：

「槍斃者二十七名。附近地區中，已經再沒有居民。所有男士，全看不到。」

「則滅游擊隊去，那幫土匪！」矮胖的軍官喊着。

上士巡邏隊儼然留下保護橋樑，汽車打轉頭，載着三個軍官就疾馳回城了。卓夫塞在他的座位裏，仍然那麼矮，頸子伸出前面，好像有誰要在他的背脊上拋下

來。

汽車駛進了城廂。沿街的栗樹正在開花。這是一座波蘭小城市，頂壞的石板

街，在衝鋒架起高高的棉襖，好像鄉民不把秋天的爛泥拖進來。汽車在轆轤的路上顛簸着，然而軍官們仍舊像木偶一樣僵坐着，他們冷酷的眼睛，茫然呆望着前方。

汽車停在一座密藏於大花園中的私邸前。這是本地一位藥商的房子。不過房東早已押往德國的陣地中從事勞動，房東太太則參加對於德國主教的服務。房子現在成爲全城司令官的總司令部。

軍官們下了車，經過衛兵把守着的門口就進去了。衛兵正在通道上以一定的距離，踏着沈重的步武，來回地踱着。他的腳裹在一雙短闊的長靴裏，因爲太舊已經變黃了。

在小城裏隨即下了逮捕令。犯人被解到司令部裏來；在那裏，靠近花園高高的石牆下，他們立刻被射殺。牆根下這時正是紫羅蘭和嬌媚可人的紫極鳶尾花盛開的時候。軍中的司書，一位年青的小夥子，長得一對淡灰的眼睛和一雙晒黑的紅

鼻子，有條不紊地將犯人的姓名一個挨一個登記入簿。

那位矮胖的軍官，正在辦公廳中對着辦公桌坐着，靜聽斷續傳來尖銳的來復槍的叫聲。

當他的副官進來的時候，他就這樣說：『我要教這些畜生曉得，溺死德國的士兵，具有怎樣的意義！』

副官敬禮完畢，就在桌面上呈上一扎紙單。

『槍決者九十九人，』他用軍隊中的尖腔作報告，驕地却又咧笑了。

他的上唇，蓄有一撮黑鬚，因為笑得拱起來，就露出一排又小又硬的牙齒。

上校抬起頭，驚異地望着副官，用一種輕蔑的語調問道：

『你難道是說，城裏再沒有一隻波蘭人？』

『他們另外還捉了三隻送來，』副官諂媚地說。

『難道你不曉得怎樣去收拾他們？』上校問着，吸了一口煙，就倒在他的摺



椅中。「槍斃他們三個。我們不能夠讓他們逃掉，懂得嗎？」

「我們或者應該盤問他們一下，」副官說，向上校作期待的注視。「讓我們逼他們說出游擊隊藏到什麼地方去。……在我們德國的槍把下，他們的舌頭總會鬆下來的。」

「姑且試一試，」上校說，「任由你去處置他們。」

副官靴一聲併攏了腳跟，敬禮完畢，就轉身走向門口了。

「等一會兒！」上校喊着。「我和你一起走！」

他們一同到花園裏來。陽臺前一棵黑赤楊正在開花，圍着這棵樹，蜜蜂喧調地嗡嗡作響。一隊螞蟻橫過陽臺的石階，忙着來來去去。

上校下了石階，沿着新近鋪滿黃色細沙的道路走過。

一牆根成行成列地排着屍體。德軍站在旁邊，解開外衣領子的鈕扣。來福槍斜靠着牆頭。一看見軍官來近，他們就立刻站直，拿槍，立正。

在花園盡頭靠近櫻花叢邊，站着三個人：一位是十七歲的女孩子，頭髮上綁有一根細長的藍色頭帶；一位是老頭子，穿着打滿補釘的絲質白短褲，還有一位是穿着一身黑布衣的少年。

「你們是誰呢？」上校簡短地發問。

「不是的呀。」老人搶着作答。

「上校在犯人身上摸索地投了一瞥，並告訴他們，只要他們供出游擊隊的位置，其中二人就會得到釋放。」

老人拉正了一根權充領帶的白絲帶子，扣緊衣服的鈕子，慌慌忙忙說：

「我曉不得什麼游擊隊，把總老爺，我根本沒有聽過關於游擊隊的事情。」上校向副官投了疑惑的一瞥，又移他的視線在少年身上。

「你或者曉得？」他盤問。

林中少年靜靜地站着，嘴唇只動了一動。上校揮揮手就退往一邊。兩個士兵瞞準

來福槍，子彈一出便立刻招起回聲。少年忽然坐下，隨即慢悠悠地蹲伏在一邊了。

「現在你總該記得游擊隊藏在什麼地方了吧？」上校轉向老人發問。

「請槍斃吧！」這是回答。於是揮動他的手，一個疲憊的老年人的姿態。

上校掏出他的長手槍，對準他發射。老人倒下去，彷彿老早就在等待這一顆

子彈似的。少女靜靜地站着，使勁搓櫻桃的葉子。

「現在，我們要和你談一談了，」上校很寬容地說。「我們如何對付叛徒，

你總算親眼看見了吧？」

少女並沒有回答，只深深地吸了一口氣。軍官看着她，等待着。

忽然間，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就迸發出歌聲來。

「安靜，你！」上校咆哮着。他鋼一樣的粗牙在發閃。

但是少女並不聽命。她在歌唱華沙工人的舊曲。波蘭偉壯的革命前子

-swianka。她的歌聲盪漾在那些被屠殺的男女屍體上，在百花怒放的園林上，更遠遠地溢出圍牆以外去。

一陣斷續的排槍響了。

上校忽忽扭轉身，就奔向他的總部來。

「她唱些什麼？」他走上陽臺石階的時候這樣問。

「我也不曉得，」他的副官吞吐地回答。

一輛貨車挨近花園的牆根，沉重地在喘氣。士兵們將屍體投壘在上面。

第二天早晨，上校忽然不能如時到達他的總部。他們搖電話到他的家裏去，

但是僕人却說昨天夜裏把總大人根本沒有回家。幾天之後，又有德國軍官的屍體給人拋去在河邊，而且正是靠近橋樑那地方。

丁他躺在河岸上，誰也不願意捂住那對死眼睛，使牠閉上。臃腫的嘴唇寬闊地咧開，那鋼一樣的粗牙在他的嘴裏暗淡地發閃。有四個哨兵，站在屍體的近旁，

他們的臉上，汗一滴一滴地冒出，但是他們都生怕把臉抹掉。

幾分鐘後，一部汽車開來了——可憐的波蘭飛機型。車上有幾位軍官，僵直地坐着，呆望着前方。汽車停止的時候，其中有一個站在他的坐位上，向屍體迅速地投了一瞥，帶有略為振抖的聲調說：

「那是上校！」

巡視橋樑的上士，奔近汽車旁，立正，敬禮。

副官打開了車門，但是在他還沒有下車之前，空氣為一種爆炸所振動，橋身被拋到半空，裂而為二，隨即立刻猛撞到水裏去。火星飛上高空又落在臨近橋頭的一隊汽油運輸車上。

「退後！」副官大喊。

汽車喘着氣，來一個急轉身，鼓起一陣塵土，沿着公路就竄奔回去了。打開的車門，急迫間軍官們忘記關上牠，就碎碎地打着車身。軍官們隱伏在車廂裏，

縮緊了頭，絕不敢向後看一眼。而在那後面，當油料燃炸了以後，便起了震耳欲聾的轟槍。只有車夫一個人正襟危坐，他那一套用棕綠色粗土布縫成的短上身，現在穿起來真是像樣得多了。

## 春

N. Tikhonov 原作

房子是不堪想像地凌亂。經過多次轟炸之後，牠雖然仍能殘存，可是到處佈滿斷折的窗格和玻璃的碎片；牠曾經直接中彈許多次，在頂閣和頂樓各處引起火頭。到了冬天，廢屑堆得高高的，水管已經爆裂，浴盆臉盆中都罩着一層厚冰。雪和垃圾成堆積壓在庭院的坪子上；有人曾在鑲花地板上砍柴，把地板這裏那裏都斷傷了；牆壁給煙燻得黝黑，帶着霉氣的寒流，滲入每一個角落。

醫院中的職員，正從事於周詳的修繕工作。可是誰也沒有勸過伊凡·尼古拉依菲基參加這種賤污的工作。而且他——一位外科醫生——要是忽然被請補充一

位普通的工人，他也會大為驚異的。房子修繕完畢後，準備拿來開辦一座醫院的。房子本身尚為完整，而且堅牢，不過要使樣樣都能井然有序，尚待很大的努力。大家都是腿不停脚地走來走去，尤其那位委員，日夜都曉不得休息。

房子裏擁滿了人。在這裏，你看得到木匠在盤旋，在那兒，又是油漆匠；而實際他們並非木匠，也不是油漆匠。他們都是醫院中的職員——外科醫生，護士，消防隊員，侍應生等——捲起袖筒，在洗擦，施肥，在布置，在油漆和掃除。由開着的窗戶，傳來沈濁的市聲；開春以來第一次軋軋不已的電車，馳驅叫囂的汽車，更遠的天邊，有永不停息的巡邏機聲，以及巨砲模糊的嘆息。

就在這個特別的早上，伊凡·尼古拉伊菲基向一位由頭到腳為泥灰所塗污的看護問道：

「喀多寧大夫到那裏去？」

她報告給他。於是他一級一級攀登那寬闊的樓梯，終於走上欄杆陰森，階梯



狹隘的處所，爬上了屋頂。屋頂上面，頗爲寬平。在另一頭設有一座涼亭。由亭裏你可以俯覽遠眺這座城市秀麗的全景。在那一片紅色屋頂茫茫的海上，聳立着孤另另的許多頂塔。在遠處一遍淺藍和嫩綠，已經帶點春意了。屋頂上，到處是縱橫狼藉的冰塊，在冰塊中又常常突起一些碎板和各種廢屑。

喀多寧大夫正拿一把鶴嘴鋤，向那一堆臃腫的，凍結得青青綠綠的廢物堆，低頭鋤整；冰塊在流動着，在他的襲擊之下，儘在絲絲作響，聲可是這位醫師並不旋轉張望；於是伊凡·尼古拉依菲基就寂靜地望着他費力地在工作。終於喀多寧挺直了腰身，將鶴嘴鋤扔在冰塊上，兩掌啪地拍了一下，就轉過身來。他瞥見伊凡·尼古拉依菲基，絲毫沒有驚異，只說：

「老兄，你看這是多麼有趣的工作，該死！這個鬼地方，我們要趕快把牠收拾停當。一等布置清楚，我們就要住下，並且在這兒工作了……」

他向自己的掌心吐了口水，又以曠工隊那熱情，向那巨大的冰塊進攻了。伊

凡。尼古拉依菲基爾手辦在背後，有時看看他，有時望望下面的街市，是那樣的  
神氣好像還是第一次看見之樣。然而這決不是他第一次來到這個屋頂上。這裏會  
無一度像盞餐廳，那時充滿着污氣而熱鬧……

且，喀多寧現在又低下頭，取定一個姿勢在繼續他的工作。伊凡。尼古拉菲基爾  
着趾尖，輕輕地自屋頂走開。他頸頂的皺紋，更加劃得深了，兩側肩膀起了一陣  
有力的痠癢。

第二天，他走到棧房裏去，指着遠處擺有許多器具的一個角落，帶着漠然的  
神情向管理員說：

『請給我一把……你們怎麼叫的……一把鐵鋸或者鐵鎚，和一把耙子，——  
您明白我的意思？——要拿來掃除屋頂的。』

『是的，您的手，太太？』管理員說，『這值得您來幹的嗎？用不着您，我  
們也會辦得停當的。』

「你說什麼？」伊凡·尼古拉依非基嚷起來，「不要替我的手担心。我自己會照顧牠。拿你們有的來給我。我已經向委員說過，什麼都已經講妥。」

掃起一把鐵槌，抓着一把鐵錘，他便向樓頂開始他的遠征了。在那裏他選定了在喀多寧對過的一個角落。

累積在這裏的有一種灰色的土墩，在那裏面凍藏着各種離奇古怪的東西，有時是一隻椅子的斷腿伸出來，像一節肢體的骨骼。剛開始的時候，他的手擦腫了，起了許多泡，現在漸漸地善於運用鐵槌了。他曾耗費了許多力氣，使得他很為疲乏。

於是他打算走上那堆土墩的頂上。藉着鐵槌的幫助，他鏟開好幾道坎階，就攢登到頂端，揮着鐵錘，將一塊一塊的廢屑、雪團和冰塊，刨了下來。經過兩個鐘頭工作之後，錘尖撞到一些堅硬的東西，底下的雪慢慢融化了以後，於是就有一個齒顯出來。

他驚訝地蹲了下來，凝視這個大理石彫成的頭顱。彷彿這是一件很神祕的東西。而實際上，的確也奇怪，在不可言狀的凍結着的廢物堆中，却看到這麼漂亮的一個女面，表情雖然帶點傲慢，倒很迷人。頭髮是盤在後頭而打着一個活結。

「老實說！」他自言自語地擦擦他的眉毛，「假如我說出來，人家也未必相信我，倒不如趕緊幹我的吧。」

不過現在，他清除雪堆是更加小心了，他撥開了石像周圍的冰塊和碎屑。時候到了，他就下樓用膳，參加討論會，和朋友們聊天，但是說也奇怪，他越是想起屋頂上那座彫像，就越是想入非非。每天他都要跑上屋頂上去，有一次，一個侍應生拿着一把鐵鎚要來代替他，他用鐵鎚做出一個拒絕的姿勢，咬着牙齒說：

「有些工作，誰也作得來的，我的乖乖！去幫喀多寧大夫的忙，這裏我一個就能對付。」

有一天，他又從冰山上攀援下來，直找喀多寧大夫去，輕輕地揪着他的袖

子，將他一步一步拉過來。

「什麼事情？伊凡·尼古拉依菲基？」後者發問。

「一件小事情，我想探詢你的意見。」

「好吧！今天晚上我們正是要舉行討論會的，」喀多寧開始說。

但是伊凡·尼古拉依菲基截斷他的話：

「不！這個問題，是現在此地急須討論的，並不太遠，只走兩步就到。請，來吧。」

喀多寧陪他攀登了屋頂。當他們臨近伊凡·尼古拉依菲基那一個角落的時候，他看見從那積污的雪堆中，現出一座美麗的胸像，襯着如炭的牆壁作背景，更顯得異樣的白晰。

「你以為，這個彫像表現什麼意思？」伊凡·尼古拉依菲基問。「你知道的，我並不希望做一偉大科學家。」

「我看，這好像是維納絲彫像，」喀多寧以藝術家風度說着，於是同後退了兩步，用手遮着眼睛，注視着牠。

「我和你正有同感，」伊凡·尼古拉依菲基說着。「你曉得，就我平生讀過的許多書本子來說，我知道維納絲是出於海濤，生於浪花之中，而在這兒，只有天才曉得她是從那裏來。然而現在她是出現了，但並不依賴宙斯大神的力量，乃靠我們一位手持鐵槌的老外科醫生；而且這位外科醫生，的確又使她復活了。再聽着——我的工作就要告結束了。」

「你真的幹得緊張迅速，」喀多寧帶着羨慕的神情說。「不過，你倒的確得到一位維納絲，至於我，在我的區域中，根本就沒有這一類東西。」

那一天，伊凡·尼古拉依菲基舒緩地，疲困地，但帶着得意的微笑，在正在趕工修繕的各層樓間，上下穿梭，而且對於什麼事情，他都感到興趣。他停下腳步，參加討論處理地板上縫隙的問題，並且向發明黏質混合物以填塞地板縫隙的

那一位面紅耳赤的護士，提出勸告，應如何加以改良，以增加地板的光滑。他由一位忸忸不安的護士手中接過刷子，抹着門側的柱子上說：

「你們塗得不對，看嘛。你們下手一定要輕，要平。你們搗的斑點太多了，必須塗得更平滑些。」

在新鮮的塗已的病房中，他大聲高呼：

「真做得不壞！什麼都是藍的，樣樣都令人感動！那個想起塗藍色？」

一位兩頰紅紅的年青看護，興奮地回答：

「我們沒有別的颜色了，大夫同志，只得用藍的。」

「但是，我並不怪你，」他說，「剛剛相反，這樣就滿好看！尤其是，多乾

淨……」

晚上，在醫師的小餐廳中就餐的時候，他說：

「這裏使人驚訝，在天對於一個人所予的反應，像調養地一樣。你不妨試一

下，到下面街道上走一趟，那才真是興奮。人們變得更愉快了，臉孔上蒼白的顏色已經消失；孩子們在遊玩着，你一不小心，就有給他們冰鞋撞倒的冒險；少女們堆起笑容；甚至於那些廢墟也不像在冬季那樣的可惜，空中是晴朗的……不久以前我們曾有一位職員摸上天花板，拿着粉泥細灰在上面塑造嵌線——請想想吧，桌面上放着一張小桌，再架起一把段梯，一位老婦爬上去，糝堵了孔隙而毫沒有一點懼態。這真是一場驚險馬戲。」

房子一天比一天布置得井井有序了。修繕工作顯然已經完成，新繇的小兒早已擺在臥床的旁邊，窗戶也早已洗擦一乾二淨，浴室恢復原來的淨潔，水由龍頭中沖出來。回想起這座建築物當初那種凌亂敗落的情形，大家都感到很欣慰。

這位外科醫生，近日爲失眠症所折磨。在春天，他常常醒得很早，醒後不論如何就不能再睡。天剛要亮，他就起床，穿着，漱洗，吃一塊撒鹽的麵包，以免空着肚子抽煙，於是點上一支香烟，就走上屋頂去。



他坐在欄杆上，像一位學童懸空吊起兩條腿。他對着，整個浴於晨光熹微的玫瑰紅中，自己所找到的維納絲彫像，嘖嘖稱羨。昨天，他已經把最後殘存的一些渣滓洗擦乾淨，現在彫像莊靜地坐在牠的臺座上，如同在那個可怕的嚴冬未到之前，那種莊靜的情形一模一樣。而嚴冬對於人和彫像，都是同樣殘酷不仁的。

整個巨大的城市，全浴在如火如荼的透亮的海中，彷彿展伸向地平線遠處的成堆成團的建築物中，有一種光的能，向四方投射出去。城市看起來是那樣年青，那樣茁壯，那樣充滿了春意，使得伊凡·尼古拉依菲基，感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動力在衝動。他輕輕地由欄杆上躍下，來回地躡着，終於停在那彫像之前。他彷彿覺得，在大家仍在追尋好夢的時辰，他那種可笑的熱情，那種荒唐，那操急的步武，正使她忍俊不禁啦。

然而早晨是那麼愉快的，他一會兒坐下，一會兒徘徊，一會兒抽煙；他想起生命，城市和戰爭；他又想起從血跡斑斑的手術臺上他所救活的人們；他憶念

到，在污垢、廢屑、和雲團中渡過的那些日子，拿着一把鐵槌，一把鐵鎚，一把鶴咀鋤的日子。

他站在彫像前面，大為感慨地在申說：

「你明白人是多麼堅強的，世界上再沒有什麼比人類的自由意志還要堅強，而且他是無所不能——建造了這麼一座城市，又創造了這麼一個彫像，可是有些鮮廉寡恥的莽漢，想把這些全要毀滅了牠！不過，看吧，讓他們試一試，看誰會得到最後的勝利！」

「你在讚美自己的勞績麼？」聽慣了的委員的聲音響了。「彫像是滿好的，你已經愛上了她吧？是不是，大夫？但是你爲什麼起得這麼早？」

醫生和委員二人在並肩蹣跚。他並不十分高興，當自己浸在思想中的時候，給委員這突然而來的一擊。於是閃開了這善意的嘲弄，他說：

「哦，愛她？有什麼值得愛的。她的肩膀是歪的，又缺了胳膊。」

「那麼你是從專家的觀點去看她了，伊凡·尼古拉依菲基？」

「自然是從專家的觀點，」伊凡·尼古拉依菲基說着，就和委員並肩離開了屋頂。那位委員真是精神抖擻，因為在原定期限之前兩週，他顯然就可以開辦一座新醫院了。

## 蘋果樹

N. Tikhonov 原作

避彈室的燈熄了。立刻到處引起了喧噪，和椅凳移動撞擊的聲音，跟着來了  
一聲大喊：

「同志們，安靜點，坐在你們原來的地方。並沒有出什麼岔兒。」

於是大家又繼續坐在漆黑之中。空襲延長了好幾個鐘頭。藝術家坐在寫生時候時常帶在身邊的摺椅中。這一張他自製的輕便三腳凳，現在真算是方便極啦。藝術家的住所，是在小小的一層樓上，那是經過歷次戰爭和革命之後的殘餘，仍然屹立在彼得格拉區廣衢之旁，那許多幢老房子中的一座。這幢小房子的前花園

中，有一座陳舊破殘的噴水泉。生鏽的龍頭和長滿青苔的花崗石。牠現在，深深地埋在積雪之下，而就在這一刻，最爲藝術家念念不忘的，便是這幢房子，這座花園，和這個噴水泉。

他迷胡地聽見隣人的談話，恐怖的呼喚，孩子的哭泣，和門扇的吱吱作響。渾然一色的黑暗從頭到腳裹着他像一隻烏鴉。

『我該早就離開列甯格拉，』一個憤怒的聲音在說着。藝術家自己想：『是的，我多麼傻，居然也沒有離開。』這個全說不上胆小。他現在正爲標語漫畫打樣子，標語漫畫在這些日子上真算流行一時，在通街上，在俱樂部中，在壕溝和前線，到處都張貼着。不錯，這全都不錯。但是他留在列甯格拉所幹的這些勾當，不見得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。更壞的是情形越來越惡劣，工作幾乎成爲不可能。他的工作室中，冷得不可耐，僵凍的指頭，連一管鉛筆都拿不住，小爐子早就放不出熱氣，他實在沒有辦法取暖。在他的小房子裏，自然沒有避彈室，所以

每一次警報，他都得跑到鄰近的建築物中，在天花板底下坐上幾點鐘。他患着傷風，身體覺得很疲累，咳嗽又厲害，好久好久就沒有飽吃過一餐。他感到風濕症的刺痛，或者類似這一類的病症。由家裏走到藝人俱樂部那一段長長的路程，他覺得很辛苦；電車又停開了。現在，燈熄了。可是他聽見說，只要他往伏爾加走一趟，在那兒，他會遇到燈火輝煌的城市，得到溫暖的房間，充足的食物。在那兒，住有他的同事，他們那些人是早已及時離開的。……在黑暗、寒冷、和飢餓中呆坐在這兒，等着炸彈去在自己的頭頂上，的確地，那是太傻了。

房子由頂到底一陣一陣地在震撼；大家沉着氣，跟着來一陣瘋狂的噪叫，在這幾秒鐘內，籠罩了一切。於是，漸漸地又回復了安靜。黑暗好像越來越濃了。藝術家完全失掉了時間的感覺。黃昏時他便進了避難室；到現在一定已經很晚了。空襲是可恨地挨延着。轟隆的爆炸聲，響了又響，響了又響……「他們在投彈，」他陰鬱地想着。他所熱愛的城市改觀了！一想起這就難過，幾乎叫人淌下

淚來。這一件事情全是令人多麼痛心疾首！警報不久就會了結，解除信號也會發出——於是他就會出現在大街上，也許還要看見新毀的房屋，火頭，堆積的碎片……哦，那些房間，閃耀在火光中，床舖和衣櫥吊在半空，像片掛在完全暴露的牆壁上——變幻無常的人類生活之慘痛殘迹。

一個看不見的孩子，在牆角啜泣。透過了黑暗，藝術家想像出那顆嬌嫩的頭，和充滿淚珠的大眼睛。他或者正在睡着，現在醒了過來，由於黑得可怕，就開始大哭。像這麼一座，只有燭光閃爍的避彈室，他應該替他繪一張圖畫嗎？顫動的燭光搖動在人們的臉孔上，黑影照在壁上，緊張焦躁的肖像，老太太裹在破舊的冬襖裏，年青人躲在一角竊竊私議，小孩子攪在年青母親的胸懷中……

在這個驚心動魄的時代，所加於藝術家身上的任務，那是艱巨無比的。過去那些大匠，也曾大胆地刻畫過時代的悲慘和偉大。一百年前，哥雅會以凸露的和剛毅的手法，刻彫過列甯格拉，又發表過他的小品：『我看見這……』

樓梯間燈光閃了一下，由開着的門口，傳來解除警報的聲響，空襲終於結束了。

藝術家並不立即離開，直到黑壓壓的人羣，全給那道狹窄的門口吸收乾淨之後，他才摸着陰森的牆壁，一個人作最後的離開。

他恐怕一走出大街，出現在他的眼簾的會是那些頹垣殘壁。他捉摸他該怎麼走，該怎樣拖回沒有幾步遠的自己的小屋。

當他走上大街的時候，他驚奇地困惑地站住了。

一切全落在皓白的迷茫的月色中。淡紫的月兒，在寒凍的煙霧中，在聳豎的高牆上，懸在碧藍的太空，空中又散布着如絮的白雲，像一大堆羊羣。天空好像正在散布着冷氣和光輝。巨廈一片一片的平壁，好像是用黃銅築成的一樣，只管瞅着那一塊廢墟。雪在腳底下吱吱作響。柔潤的藍色陰影，投在沿街疊得高高的雪堆上，街道一向是平凡的街道，現在却有一種不明所以的光輝在閃耀。



他踏着闊步，走向自己的房子，而且幾乎認不得牠。他發現自己在夢幻一樣的花園中。樹上罩滿了霜，幾乎三個指頭那麼厚。每一條枝極好像都經過大匠之手所潤色，閃爍着照射着柔和的虹彩。樹頂搖幌着一種奇光，那頂上的積雪，却像銀鼠作成的白帽。這些樹穿着整齊，好像準備要參加隆重的舞會一樣，而且圍攏着這位藝術家，她們手攙着手，正向四周撒出許多綠寶石，好像就會突然舉行一個莊重的舞踊會一樣。

在這個神奇的花園中，聳立着妖嬈迷人的一棵樹。在這棵樹上，其他樹木所具有的各種裝飾品——金箔、金箔、珠玉、綠寶等——真是應有盡有。而且在這棵樹上，樣樣東西都臻於至善至美，超出人類創造技巧的能力之外。在一種寒冷的奇光中，這棵樹在燃燒着，像點燃白色的光炬，牠射出一種白的光焰，這些光焰，一瞬也沒有停止過那種虹彩的閃爍。

藝術家驚奇地站着，嚥口無言地在諦看。他認不得那場所，又想不透他如何

會到這花園裏來，也攪不清他現在在什麼地方。

他向周圍望了一下。人們順大街走着。雪的脆嫩的笑聲，和愉快的壓轆的聲響，輕輕地傳來。他取下了毛氈帽，閉着眼睛站了好一會。現在，他總算是神智清醒了。當他張開了眼睛，好像他又回到地面上來了。他現在正在自己的花園中，朝着積雪的噴水泉直走過去。他怎樣走進花園的圍牆！圍牆已經看不見了。劇烈爆炸的狂風，脫下牠破爛的舊板，將牠捲上半空，又遠遠地擲在街道那一面。那棵光彩絢爛的樹木，就是他原來熟悉的蘋果樹，一向謙遜地站在噴水泉的旁邊的。他的房子，在這夜分時候，也黑黝黝地靜悄悄地聳立在這兒。

他周圍望了一下，全城落在感人的紫光中。這座光彩煥發的城市，在他的四周，起了一種說不出的不可比擬的美麗。

藝術家凝視着奇景，好像他又再生了一次。在避彈室中苦纏着他的那些陰鬱的想頭，都已消散淨盡了。什麼話，離開這個美麗的，英雄的，勞動的，壯麗的

世界？

絕不！

這座城池必須保衛到最後一口氣，最後一滴血；敵人必須從城根轟回去；他們必須全部加以撲滅。離開這兒嗎？絕不！藝術家站在那兒凝視着，他的興致和歡賞、歡樂和得意，正是方興未艾呢。

## 查窩龍克夫隊長

V. Koshovnikov 原作

已經撕成一片一片的飛行裝，因為夜來在篝火旁邊打瞌睡，又給燒穿了好幾個洞口，鬆弛地掛在他瘦削的軀體上。一把鬍鬚的紅鬍子，臉上亂劃着許多深深的皺紋，再塗上一層灰塵，使他顯得蒼老多了。

負有特殊任務的皮阿特·查窩龍克夫隊長，是在三月中降落在敵人的後方的。現在因為暖氣吹到，小溪和大河，到處都高漲起來。穿着那一雙濕淋淋的鞋，他想穿過那一片林子走回去，那是太不容易的事情了。最初，只在黑夜裏，才敢走動，一到白天，他就躲入一些山洞裏頭或者別的地方。可是現在，因為担

心飢餓會完全摧毀他的健康。就在白天，他也要急於趕路了。

隊長已經完成了他的任務。尚待辦理的唯一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要尋找兩個月前在這附近被迫降落的一位無線電生的下落。

「完成了他的任務！」現在說起來是多麼的輕鬆容易。可是在這件工作上，精力和體重，他不知道賠貼了多少——他是體重從來沒多出一兩的人。

近四天來他幾乎沒有東西可吃。經過那座潮濕泥濘的林子時候，他那對飢餓的眼睛，儘管在白色的樺木樹幹上，貪婪地在流轉。樺樹的樹皮——他曉得——把牠搗得粉碎，再用盛有火藥的鐵罐煮熟，就可以拿來充飢——那真是帶有木材氣味的一種苦粥。

情形愈來愈困難了，隊長只有獨自解勸，好像近在身旁，就有一位堅強不屈，超羣出衆的伙伴。

「現在，要記住環境的特殊，」隊長不斷地在深思，「你可以走近大路的近

旁。這樣你可以順便換一換鞋襪。但是常言道，敵後衢道獨逡巡，已兆智窮力又盡。而且諺語又說，枵腹轟隆，大義失聲呀！」

因爲一個人要慣於長期在綿亘的原野上彳亍，隊長在走路的時候，就免不了要自言自語；除非他已漸感疲勞，或者自承那是無聊扯淡，決不會罷休。

在他看起來，和他爭辯的那另外一個人，倒也是一條好漢，值得攀談的一個人，而且這個人的心，又是富於正義感和同情心的。只在罕有的機會中，隊長才驟然打斷了自己的話：「嗨，你，你儘管興高采烈，胡說八道，可是別忘記睜開你的眼睛。」這樣一來他就盡量放輕了脚步，倘若在融化的雪地上，看到雪屐痕印的話，就更加小心了。

隊長所設想的那一位，他認爲是最博人愛的一位漢子，這個人什麼都能懂得，見解和一般同志的也不盡相同。在中隊中，這位隊長是公認爲難於結交的一位人物。沉默寡言，他素來不能和人家和衷共處，情投意得。對於第一次出發工

作的生手；他從來不假以辭色；反之，却以漠不關心的神態，盡其多方威嚇的能事；於是他就來了一大套滔滔不絕的雄辯。

有時候，他會由一架就要起飛的飛機中，推下一個人來。

「狗東西，」他嚷着。「我用不着你這一類貪生怕死的人。」於是他砰然關閉了梯門。

任務完成，凱旋歸來的時候，隊長總要盡力逃避人們對他的祝賀，很淺薄地道歉了幾句就逃開了。

「請原諒，伙計們，我得剃鬚鬚了，我現在活像一隻豪豬，」隨即走回自己的房子裏。

除了報告上司以外，他從來不愛談及他在德人後方工作的情形。每次工作完畢後，在他從事休養的期間，就整天仰臥在自己的床上，起來用膳的時候，總是睡眠惺忪一副陰沉的臉色。

一般的意見，都認爲這是「一條乏味的漢子，甚至有點可憎。」

曾經有一度、來了一陣風傳，可以替他這種乖戾的行爲做個注解。據說，在戰事剛一爆發的時候，他的家人就遭德軍的毒手。隊長聽見了這種風傳，有一天起身吃飯的時候，手裏就拿着一封信。他喝着湯，信始終擱在他的面前。

「我的女人寄來的，」他隨便地說一句。

人們交換了眼光。他們大多感到悶葫蘆——因爲他們本願相信隊長之所以如此怪癖，實起於一種最爲慘痛的事件。然而事實表現出來的，却正相反。

還有，隊長對於提琴真是深惡痛絕。提琴的聲音，對他所起的反應，猶如一把鈍刀鋸在一塊一塊的玻璃上。

林子裏，枝極裸露，水珠滴瀝。潮濕的地面，到處是積滿污水的水坑——去年的積雪，融化成雪水。孤獨地，疲憊不堪地，要穿過一個荒寂的地方，那真是一件苦差事。



然而經過熟慮後，隊長却偏要選擇這荒蕪的陸地。在這裏，中途會遇到德國人，那是少有的可能的舉。而且地方看起來越是淒涼荒僻，他就越有自信，奮勇前進。

唯一的缺點，就是飢餓的苦痛，感到難堪的煎熬。他眼前不時泛起一陣陣的霧霧。他停不步，摩擦自己的眼睛，可是這樣也沒有效果的時候，他就舉起拳，撞擊自己的臉孔，爲的是要使血液升到頭部來。

下了山谷，隊長轉向一個小瀑布走過去。瀑布鑲着冰塊，由懸崖上瀉下來；隊長隨即喝了幾口，雪水的味道使得胃口要作嘔。然而他仍然再喝了幾口，爲要壓住胸口的劇痛。

天晚了，朦朧的陰影，投在一層稀薄的混和着水泥的雪上。天氣漸漸變冷。雪泥又凍結了，冰在腳下儘管格磔作響。潮濕的杉極置上一層冰衣；當他用手撥開這些枝條的時候，就像玻璃一樣鏗鏘墜地。儘管隊長怎樣放輕了脚步，可是他

每走一步，總要引起噹噹噹的聲響。

月亮上來了。林子中一片光輝燦爛。成千成萬的冰柱和凍結的雪泥爲月光所反映，閃爍得像藍焰煙火。

無線電生一定在這兒附近。不過地點既不能確定，周圍地面又有四個基羅米突那麼大，他那能夠希望立刻找得見他？而且那個人或者還要找個地方躲藏起來，比較野獸的洞窟還要隱密啦。

行經林中的時候，他畢竟不能放聲大嚷：『噯，同志！你在那兒呀？』

隊長穿過一座月光盪漾的小林。他的氈鞋，由於夜來的寒氣，已經凍結起來；變得沉重而僵硬，像一雙木板鞋一樣。

他爲着這個無線電生而苦惱，因爲想找這個人是這麼困難。但是，假如毫無困難便把他找到，他或者更要發脾氣。

撞在一棵埋在舊雪堆中的樹幹，隊長便跌了一跤。當他辛苦地拖起腳，兩手

支在雪地上擺穩着姿勢的時候，他聽到自己的背後，有撥動手槍板機鏗鏘撞擊的聲音。

『站住！』傳來一種低微的命令。『站住！』

隊長大模大樣，有一點不痛快。隊長也沒有回頭張望，只動手摸摸受傷的膝蓋。但是當他又被同樣低微的聲音，用德語喝令舉手的時候，隊長就轉過身來，加以嘲弄地說：

『人已經仆倒了，還喊『站住』有什麼用？你應該立刻向我撲過來，用你的手槍，那支藏在帽子裏的手槍，向我射擊——這樣一來，子彈的聲音，就會壓得很低，可以說是幾乎聽不見。還有，一個德國人，向別人要口令的時候，平常都要提高嗓子，大喝一聲『站住』，好使他的隣友也聽得見，假如必要的話，隣友就可以過來幫他的忙。這兒，我們對你教訓了又教訓，其實全然徒勞而已……』

隊長爬了過來。他低聲地報告了口令，只能勉強聽得見。得到了答令之後，他點

點頭，撥正了保險機，就將他的手槍插入自己的口袋裏。

「但是你的手槍還對準我！」

隊長恨恨地瞪了無線電生一眼。

「你不要自作聰明，希望我會相信你是一位精明的夥伴，你配嗎？看這個，」他暴躁地詰問：「你頂好告訴我，你的洞窟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跟着我。」無線電生說道，仍用一種不自然的姿勢跪在地上，「我可以爬着走。」

「用不着爬行，這一帶林子裏一個人也沒有。」

「我的腳凍壞了。」無線電生悄悄地說明。「傷得很厲害。」

隊長哼了一聲，那人就在前面爬着，他跟在後頭。

「你要了什麼鬼把戲。光着腳板到處亂竄，哦？」

「我跳下的時候，飛機像鬼一樣亂搖亂擺。我還留在半空，一隻氈鞋就脫掉

了。」

『你真是一個可人兒，』他又加以補充。『和你從這裏逃開，倒是一件體面的事情。』

無線電生用手支在雪地上，坐下來。

『現在，看嘛，隊長同志，』他帶着憤恨的語氣，『我並不打算走開。只要天時放晴，你能夠留些糧食給我。我的脚一好，就能夠自己照顧自己啦。』

『啊，是的嗎？你才看見我替你蓋好一座療養院吧！德國人終不會找出你的地點吧？』隊長忽地弓着腰，很驚訝地問：『嗨，我說，你叫什麼名字？你的臉孔滿熱的。』

『蜜海羅娃，』

『你的胆子！』隊長喃喃地說。在他那強有力的聲調中，不易辨別出——是困惑是憤恨。『哦，很好。不要緊，我們總會設法離開這裏。』於是他很客氣

地問：「我能幫你一下嗎？」

少女沒有回答，仍然一味在雪地上爬行。

隊長的愠怒，却溶解於另外一些事情，一些難於說明而最感苦惱的事情中。

他記得，就是這個蜜海羅娃，曾在他的野營訓練部中，通過特定的訓練。從最初那一瞬，他就已經看出，她違背了自己的天性——這對於他，甚至引起一種痛恨。他真想不到爲什麼她會混進野營訓練部來——頤長，漂亮，是的，特別漂亮，頭帶點驕意地側着，甜甜的俊俏的嘴唇，說起話來簡直是向人施行催眠術。她有一點使人不快的地方，就是看人的時候直對着人家眼睛望過去。不過這

不痛快的原因，並不是由於他的眼睛惹人嫌惡，相反的，她有聰明，堅毅的一對大眼睛，在大瞳子的周圍，鑲上一圈閃爍的金光。他所不喜歡對瞳子的地方，就是看起人來老是那樣注視不動，使到隊長有點受不住。這一點，女郎自己也留意到。

再談到她的頭髮的樣式，鬆柔，閃爍而金黃，一直披到她的外衣領子上！曾經有多少次隊長吩咐過她：

『捲起你這些豬尾巴，不要把牠露出來。軍裝是不適宜於裝束入時的跳舞會的。』

蜜海羅娃，對於自己的功課，的確是很認真的；下課後，她常常獨留在後，向隊長提出許多問題來質疑，這些問題，都是緊緊地接觸到問題的核心。然而，因為確信學問對於她是沒有什麼用處，他的解答，就盡量求其簡短，扼要，而且很不耐煩地，動不動就要看他的手錶。

學科主任詰誡了隊長，因為對於蜜海羅娃太過輕視了。

『她是一位好女兒。』

『她要是過家庭生活那是滿好的，』隊長驟然間憤激地奪口而出：『請你明白些，主任同志，在我們這一行特殊的人物中，是不允許頭打髮結的人。環境有

時會迫令我們接受犧牲，迫令我們的手和腳，完全失掉了作用。她嗎？這個她做得到嗎？她只有自己可憐自己！像這樣的人有什麼用……」

爲要處分她，他把她調到無線電生訓練組。

斥埃野營訓練部，佔用了莫斯科附近的一座休養所。寬闊的走廊，鋪着紅地毯的樓板，精緻的家具——整個氛圍氣，一般地說來，是那樣的令人回想到太平的日子，打算舒舒服服地渡過一個夜晚。要是有人坐下彈鋼琴，他們就要跳舞了。假如參加的舞客，沒有全部穿上雄糾糾的軍服，就會令人相信，這不過是在莫斯科郊外，那許多休養所中之一，在舉行週末的普通集會吧了。

高射砲響了，探照燈的白光伸出它們綿長的觸角，向高空搜索——但是，誰也不用關心這些事。

課程結束後，在客廳一個舒適的角落邊，蜜海羅娃時常坐在靠椅上，把自己埋在一本書中。她藉着燈光在攻讀，燈光却把一張巨大無朋的桃花心木食桌，照



出一片大陰影。女郎安祥美麗的臉孔，悠閒的姿態，頭髮鬆到背脊，手指又那樣細白，看來頗不適宜於挖塹壕，使用膠把刀兒，這種膠把，本來是使人容易抓得緊的。

蜜海羅娃一看見隊長，就立刻齧起，挺胸立正，好像遇見一個長官的時候，這是應有的一種規矩。

查窩龍克夫隊長走過去，只是對她冷淡地點點頭，他憤怒的情緒因此又激動了。

這個倔強的人，面目黧黑而瘦削，活像一個運動員，尋常都帶點疲乏和憂鬱的神態，就是對於自己，也是那樣酷刻而嚴峻。

……德國工兵在接連幹道的鄉間小路上，曾埋下地雷。夜裏，他用小口徑手槍，把值班的德兵悄悄地打死，聲音是不得幾乎沒有。之後，他就提着那人的手提燈，頂替他站在大路上。

他管制了車輛的通過事宜，供給必須的信號——綠色和紅色。當一隊坦克車出現的時候，他就開了紅色的燈光，阻止牠們循着幹道行進，而給綠色的燈光引導牠們走上理有地雷的鄉間小路。

……偶然發現一根連絡德軍參謀部的電線，他就截斷了牠，自己藏起來等着。一個電信兵出現了，由幾個帶着自動步槍的人陪他一起來。修復了電線，電信兵也就走了。隊長由電線上拆下絕緣紐丟在地上。他的策略果真如計完成了。曉得那條電線沒有修理妥當，電信兵又轉回來。可是這一次只是一個人。隊長一刀戮穿了他。盤起那些電線，丟在乾草堆裏，放火燒了牠。

又有一次，他攀登一座德國貯藏庫的頂棚上，把火藥向煙囪裏投進去。在頂棚下，有一個德兵挾着自動步槍，疾奔而上，他擊倒了牠。

隊長寧可一個人孤寂地工作。他有各種的理由。自從他的妻兒死後，他的心因為深徹的慘痛，早就凍結得像一塊冰了。那是在大戰爆發的第一天，他的家人

所住的地區，立刻成爲火綫，一隊坦克車衝了過來，他們就在輪底下被碾成齏粉了。

隊長却不願意露出他的哀痛。他更不期望人家猜度出他之所以敢作敢爲，全是由於這種悲痛。這就是爲什麼他要欺瞞他的伙伴。他對自己說：『我的妻兒沒有被害，他們還活着。我並不是婆婆媽媽的人物，我和別人都是一樣的。我必拚着鐵石心腸去戰鬥。』是的，他絕不是一位婆婆媽媽的人物。他集中全部精神去索取血債。在這次戰爭中，我們可以遇到許多這一類的人，他們帶着創傷的心，勇敢，悲痛，堅強。

善良，幸福而仁慈的人們！爲什麼你們必須受着如此冷酷的無情的折磨！現在無綫電生在前頭爬着，跟在後面的隊長，凡是有礙他所擬定的行動計劃的事情，他都不去想他。由於長途跋涉的結果，他感到飢餓，疲勞，無力，和凍着的脚一陣一陣襲來的刺痛。自然，她正在期待着他的援助，可是她還不曉得。他什

麼事情也做不來呀。

把實情告訴了她？不成，決不能！頂好還是使她能自振作，同時又可省下些體力，或者他還可以對村……

在陡峭的山坡上，經過喧鬧的泉水沖刷之後，宛然成爲一個洞窟。強韌卷曲的樹根，高掛在上頭，有些細得像麻繩，有些如鐵綫絞合在一起，很像一捆生鏽的大纜。有一個冰頂棚將洞窟掩蔽起來，使人不易看見。在白天，透進洞裏來的光綫，好像經過一座玻璃的露口。洞裏潔淨乾燥，地上鋪着一層松枝。唯一的設備，是一個裝着無綫電機的方盒子，一個睡囊，和靠在牆邊的一雙雪屐。

『滿舒服的地方，』隊長說。拍拍地席，又說：『這兒，坐下，把你的東西脫下來。』

『什麼！』女郎又驚奇又憤激。

『把你的東西脫下來，我要知道你的腿應該怎樣攪才好。』

「你並不是大夫。再說……」

「看嘛，」隊長說，「我們頂好商量停妥就動身——少說廢話。」

「哎喲，痛呀！」

「別囁，」隊長的手，在黑一塊紫一塊，已經腫起來的她的腳上，略為摸了

一下。

「夠了，受不住啦。」

「我看你還是包住牠。」隊長說。他把頸巾上的毛圍巾拿下來。

「我不要你的圍巾。」

「你還捨不得你那隻又長又臭的襪子？」

「牠並不臭，這是乾淨的。」

「看嘛，」隊長又說，「別想騙我吧。你有繩子沒有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隊長伸手扯斷一節小樹根，把裹在他的圍巾中那隻腳纏住。

「哪，現在綁得緊嘞，」他大聲說。

之後，他把雪屐提出去，又拿着一把膠把刀兒，忙了一陣。回來，就提起無

線電機，說：

「走吧，我們該去啦。」

「你打算把我放在雪屐上拖走？」

「我並不打算，不過事實上，只得這樣辦。」

「隨你的便吧——事實上我是沒有選擇的餘地。」

「難得，這種精神就值得人佩服。」隊長表示贊同。「順便請問一下，你吃

過東西沒有，你吃過了嗎？」

「哪，這裏，」她由口袋裏抓出一把碎餅乾。

「看來也不多。」

『我剩下的全在這兒啦，好幾天來曾經……』

『事情是明明白白的，』隊長說。『常人總是先吃光他們的餅乾，再把朱古律留到下雨天。』

『你才把朱古律留給你自己受用。』

『我決不會拿來請你，』——於是隊長出了洞，揩着沈重的無線電機，深深地弓着腰。

艱苦跋涉一小時之後，隊長的確疲憊不堪了。女郎雖說是躺在雪屐上，或者說，用雪屐做成的雪橇上，仍然盡她的力量，用胳膊幫同滾轉，助他一點力量；但是他已感到精疲力竭了。他的腳搖擺不定，心被震得粉碎，簡直就像對着他的喉管直衝上來。

『假如我告訴她，我已經全沒有辦法，這就會嚇唬了她。但是倘若我處之泰然，繼續邁進，事情結局就會減少許多困難，』他自己這麼想。

隊長看看他的錶。

「喝一點熱東西，」他說，「那倒不壞。」

「你有點麥酒嗎？」

「麥酒？」隊長嚷着。「你別想喝酒，總之，半滴麥酒我也不會給你。」

他在雪地上挖了一個洞，再用棍子戮了一道氣孔，在出口的地方又拿些雪和綠枝把牠蓋住。雪和樹枝的作用，猶如火烟的過濾器，免得惹起人家的注意。搜羅到一些乾枯的枝條，隊長便把牠塞進洞裏去，再由口袋裏掏出一隻小絲袋，裏本來存有有些火藥，於是撒了一把在枯枝上，劃了一枝火柴燃着牠。

火燄漸漸升上來，舔着樹枝上。他把 H. Z. H. 火藥罐擱在火上，又找些冰塊丟進罐裏去。之後，取出包在手巾裏的碎餅乾，放在砍存的樹頭上，用刀將牠搗成粉末。然後投進開水中，攪拌了牠。從火上拿下鐵罐子，他就放在雪地上去冷凍牠。



「還不錯吧？」女郎問。

「有點像咖啡，」隊長回答，將盛着褐色調製品的鐵罐遞給她。

「謝謝，不，我可以空着肚子，」女郎說。

「在我們分手之前，還有一段路程，你得空着肚子走路，」隊長說。「不過是，現在可別耍骨頭吧。這兒，喝了牠。」

到了晚上他拿棍子打死一隻老白頸鴉。

「你真要吃那隻烏鴉？」她問。

「這不是烏鴉，是一隻白頸鴉，」隊長回答。

他在篝火上烤炙了那隻鳥。

「你不吃一點？」他分一半給她。

「一點兒也不要，」她嫌惡地轉過臉兒。

隊長躊躇了一會，然後很親切地說：

『不錯的，味這是滿新鮮的。』——於是他自己一個人吃光了一隻全鳥。燃起一枝捲烟，他覺得更加振作了，便問：

『你的腳怎麼樣？』

『我想我可以想法走幾步，』女郎回答。

『算了吧！』

整夜裏，女郎是在時睡時醒之中，隊長却拖着雪橇。

一直到了天亮，他才停在一道小谷中。

一棵大松樹——當風暴來的時候已經連根拔起——橫躺在地上。在雄偉的樹根下有一個洞口。隊長掃清了雪，底下鋪了些樹枝，上面遮着掩蔽的天幕。

『你想睡覺？』女郎醒過來問。

『一點鐘，不長的，』隊長說。『我現在幾乎忘記怎樣睡啦。』

女郎由她的睡囊中掙扎出來。

「噫，你又該幹什麼？」隊長用拐肘撐起身來問。

女郎向他走過去，且說：

「我要和你躺在一塊兒。那樣比較煖一點。我們又可以拿這個袋子來蓋。」

「可是，我是……」隊長開始說。

「靠裏一點，」女郎說，「你總不好意思讓我躺在雪地上吧？……你不痛快

嗎？」

「丟開你的頭髮，牠擦我的鼻子。我就要打噴嚏了，而且，一般地說來：

……」

「我想你該睡覺了！那麼請睡吧。我的頭髮不會妨礙你的。」

「但是牠妨礙，」隊長迷迷糊糊地嘟囔，隨即熟睡了。

唯一的聲響，是融化的雪水在滴落。雲奔騰在高空，向雪地上投下疾馳而過

的陰影，像一陣烟拂地而過一樣。

隊長睡着，他的拳頭壓着嘴唇，一副精疲力盡的臉孔。女郎弓着腰，悄悄地來就他，偷偷地將她的胳膊墊在他的頭下。

沉重的水珠，由洞頂上樹枝編成的天幕下滴下來。女郎伸出手，用掌心遮着睡者的面孔。掌中盛滿了水的時候，就小心翼翼地把牠倒出去。

隊長睜開了眼睛，坐起來，用掌擦擦他的臉。

『你的鬚毛變白了，』女郎說。『是不是那一次事變的結果？』

『哪一次？』隊長挺直了腰身。

『就是你被判決槍斃那一次。』

『我記不起啦，』隊長說，打一個呵欠。他並不打算想起那一次事變。

事情原來是這樣。八月中，隊長襲擊德國一個大彈藥庫。因為空氣爆炸的太劇烈，他便犯了砲彈震蕩症，並為火焰所灼傷。當德國救護隊把他抬起的時候，他仍然躺在地上，穿着燒焦的冒着煙的衣裳。他和其他受傷的德國士兵，一起都

被送到醫院裏去。他在病床上前後躺了三個星期。在被送回後方之前，所有傷者都被傳到特務人員面前去受審問。連一批假裝有病的人在一起。隊長也被判決要槍斃。可是在最後一秒鐘，他們又被宣布緩刑了。代替槍斃的是，他們都被綁捆起來；丟入一架運輸機，押送到葉爾那附近地區。在那裏，他們被迫接受對於俄人的心理攻勢，一隊自動步槍連，在他們後面，不斷地亂踢他們。隊長後來給我們的部隊一顆子彈所打傷，但是他終於被救回。後此兩個星期，就送入我們的一座醫院裏去治療了。

爲着轉移話題起見，隊長帶點粗魯却很堅執地問了一下：

『你的腳還痛嗎？』

『我已經告訴你，我能夠走動啦，』她恨恨地說。

『好的。現在姑且坐在雪橇上。等到時候來到，你就要耍單腳跳遊戲了。』隊長自己套上了臨時湊成的雪橇，又重新在雪水中跋涉了。

下着雨同時又下着雪。地面是滑溜溜的。他動不動就要跌入積滿雪水的水坎中。天色幽暗陰鬱。就因為太陰暗，隊長便急欲明瞭能否設法渡過冰塊飄流的河面，河上，想來多半是會給水所淹沒的。

一匹死馬攔着他們的去路。

隊長蹲在牠的前面，抽出膠把的剗刀。

『你可知道，』女郎由雪橇上站起來說，『什麼事情你都這麼有辦法，看着真是好玩。』

『你只是有點餓吧了，』隊長很簡賅地回答。

他用無綫電天綫代替肉叉，烤炙了幾片薄肉。

『好味道。』女郎驚異地叫。

『自然囉，』隊長答，『烤馬肉要比牛肉香得多。』

餐後，他站起來說：

「我要到別頭走幾步，偵察這一帶地面，你就留在這兒好啦。」  
「好的，」她同意。「你儘管說我點頭膜也好，可是我現在開始感到，單獨一個人留下可真難捱。我已經慣於倆個人在一起了。」

「請注意！不要講那種廢話！」隊長回答。

但是這些話，用在他的身上尤其適當，因為他覺得更惶惑不安哩。

天黑後，他才趕回來。

少女坐在雪橇上，手槍擱在膝上。望見他回來，她就微笑地站起來。

「請坐，請坐，」隊長以常用於上課時的語氣說着。他捲好一支紙煙，朝着女郎呆望，好像要估量她的高低一樣。他說：

「我已經查出一些重要的事體。離這裏不遠，德國人已開關了一個飛機場。」

「怎麼樣？」少女追問。

「哦，沒有什麼，」隊長回答。「他們做得真是精明幹練。」於是他又一本正經地問她：「你的無線電機是不是配置齊備的？」

「你想要通電？」女郎興致勃勃。

「是的，」隊長說。

蜜海羅娃摘下帽子，套上耳機。幾秒鐘後，她問隊長想拍些什麼。隊長坐在她的身邊，拳頭頂進手掌裏說：

「總之，大概是這樣：我的地圖已經給水浸壞，不能夠將機場的位置正確的指出來。不過就羅盤針的指向，我可以定出坐標。由於屋頂的平坦低矮，所有地面上的目標，都不易發現。我們無線電的波長……報告你的波長……可以把位置指示給他們。」

女郎摘下了耳機。當她轉眼一瞧隊長的時候，臉上堆滿了愉快的光輝。

然而隊長正在捲一支紙烟，連望都不望她。



「看嘛，」他笨重地說。「我要提走你的無線電機，走到那個地方去，」他用手指出方向，並加解釋：「爲着更加接近目標的原故。你就一定要盡量向後退。天一黑，就要潛溜到河邊。冰很薄，要拿一根長杆子，或者別的於你合用的東西。底下的冰要是坍塌的話，這對你就方便極了。你一渡過，就可以走奔馬林諾夫卡。大約有三基羅米突的路程。那裏會有人來迎接你。」

「這些全都辦得到，」蜜海羅娃說，「只是我恐怕我不能把無線電機交給你。」

「可是，不要這樣，」隊長說。

「我負有保管無線電機的責任，而且我也離不開牠。」

「這是可以無限個補充的東西，」隊長無意地洩出。他又驟然暴叫起來：「我命令你。」

「隊長，你明白，你每一個命令我都可以奉行的。但是，你更須明白，你沒

有權利提走我的無線電機。

「但是，你得想明白，」隊長發起脾氣。

「我很明白，」蜜海羅娃安靜地說。「你所想作的，那是我的工作。」於是忿恨地對着隊長的眼睛直望過去：「你熱中過度，新企圖的工作，全非你的職責。」

隊長唐突地閃開。他想說一些話，一些激怒她的話，一些使她傷心的話，但是按捺下性子，容易他才這麼說：

「好的，向前走，你來幹。」於是又像大發雷霆一樣，他說：「自然，你自己還沒有想到這件事情，加以現在……。」

蜜海羅娃鄙夷地看着他。

「我真多謝你這一篇大道理，」她說。

隊長看他的錶。

『你呆坐這兒幹什麼？時間有限得很。』

蜜海羅娃將皮帶套上肩膀，揹起無線電機，走了幾步又回頭望一望隊長。

『再見，隊長，』她說。

『走吧，走吧，』他順口道出，隨即轉身向河邊去。

一層薄霧罩着大地，空氣充滿了濕氣，到處聽到奔流的呢喃，就在夜裏，水也不會凍結了。這樣的天時要是死掉，那真是使人特別感到不快。其實事實上，無論在什麼時候，要是死掉，都不是使人感到愉快的事。

姑且這麼說一說吧，約在三個月前，假如蜜海羅娃曾經讀過一本小說，書中的女英雄，又正在從事於冒險的話，這種危險倘若又落到她的頭上來，於是一個朦朧的形像，無疑地就會出現在她明麗的眸子中；她興致蓬勃，沾沾自喜，在溫柔的被褥中，會設想自己代替那位女英雄的地位；結局是將她所受的苦難，全行報復，而救回那位傲之無禮的英雄。於是他就愛上了她，但是她連理都不理他。

那天晚上，她將自己所作的決定，報告父親知道的時候，她並不曉得，這一類工作，需有超凡的毅力，也不曉得，她必需訓練在爛泥上睡覺，餓着肚子走路，露宿挨凍，受着孤寂和災痛的折磨。但是假如有人對她絮聒，會有什麼什麼等着她，會有怎樣怎樣的艱困，她只簡單地反問一句：

「但是爲什麼人家都能這樣幹？」

「要是你被殺了呢？」

「誰也沒有被殺。」

「假如他們毒刑拷問你？」

她付度了一會，於是像對自己說話一樣：

「我曉不得。我的舉動，我全不能說出來。我曉得的是，什麼都不講。而且這個，你也曉得。」

當她的父親，聽得她的心意已決，不可回轉的時候，就低下頭來，用一種乾

澀的聲調，說得她幾乎認不出來：

「這對你的母親和我，就太爲難了。」

「爸爸，」她帶着懇求的口吻，「爸爸，要想得明白一點。我總不能長留在家裏頭的。」

她的父親抬起頭，使她愕然一驚——他看來是多麼蒼老，多麼萎頓啊。

「我很明白，」她父親說。「假如我的女兒是這樣別緻，那只有更糟了。」

「爸爸，」她嚷着，「爸爸你對我這樣好，叫我真要哭出來啦。」

第二天早晨，她告訴母親，她已經以電訊生的一員，參加軍事課程的訓練。

她的母親臉孔突然變爲蒼白，但還盡力抑制自己的感情，不使透露在外面，只說：

「千萬要小心，好孩子。」

在受訓期間，蜜海羅娃很認真去學習，舉行考試的時候，又是那樣的興奮，

簡直像她在學校中應付試驗一樣；當她曉得名列優等的時候，又是多麼的快活呀。然而隊長並沒有講錯話。在那些沍寒可怖的黑夜中，林子裏只有孤孤另另的一個人的時候，她便第一次爲眼淚所征服，於是吃光所有帶來的朱古律糖以慰藉自己。她按着一定的間隔拍發電報，不過有時候，她真想得要命，想要多加幾句話，多講幾句關於自己生活的話，以破除那種難堪的孤寂。可是她終於抑制下來，並沒有這樣做，省得耗盡了電池。

然而現在，正向飛機場走着，她不禁愕然，事情多麼不同呀。在這兒，她爬渡了雪水，浸濕了體膚，脚也冰凍了。而在以往的日子中，當她感冒臥病的時候，她的父親會坐在她的身旁，捧着書本高聲朗誦給她聽，省得她用眼過度而傷了眼力。至於她的母親，一副老是放心不下的臉孔，會用手握着溫度計使牠變暖，因爲她的女兒，不願意用一支冷冰冰的溫度計來測驗她的體溫。有人按鈴的時候，她的母親就悄悄地慘痛地說：『是的，她病了。』她的父親又將電話機用

東西罩住，好使鈴響的時候，不致騷擾她的女兒。然而現在，假如德國人能夠迅速發覺她的無綫電的方位，毫無問題，她一定會被殺。

是的，他們會殺了她。她這麼秀氣，這麼漂亮而善良，而且又聰明伶俐。他們會把她丟在那可憎的潮濕的雪地上。她穿着的軟毛襯裏的飛行裝，德國人多半會剝下來。於是她打了一個冷顫，想像自己赤裸裸地躺在爛泥上，一些面目可憎的兵士，就儘管睬着她那赤裸的軀體。

這一帶森林，絕像她渡過一個夏天的克拉托窩的林子。那裏有和此地相同的樹木。當她在少年先鋒營中受訓的時候，那兒也有同屬於一類的樹木，那兒還有一張吊床結在兩棵並肩而立樹木之間，樹陰正好掩蔽着她。

就在那一次，典克把她的名字，刻在一棵樺樹表皮上的時候，——那個名字正像貼在高頭——這可激怒了她，因為他割傷了那棵樹，於是她就不和他講話。他跟在她的後頭，用着悲痛的動人的眼睛望着她。後來，當他們這件公案了結的

時候，他對她說，想吻她一下。她閉上眼睛，很動情地說：「只是不要在嘴唇上。」他是那樣地興奮，就在她的面靨上連吻了好幾下。

她頂愛穿漂亮的衣服。有一次，她奉派到別處向上峯作報告去，她把自己頂漂亮的衣服穿上。她的朋友們就問：「爲什麼穿漂亮的衣服？」

向鏡子照了一下，她自己這麼想：「我真快活。漂亮真是一件愜意的事情。」

然而現在，她正爬過髒污，潮濕的地面，眼睛向周圍張望着，豎起耳朵在探聽，還要拖着她那隻冷凍的腫脹的腳。

「他們就這樣要殺死我。那怎麼辦？總之，典克已經被殺，別人也遭了毒手——那一些都是了不得的好漢。至於我，也會要被殺，我比他們又有什麼長處？」

天在下雪。她身底下的泥潭壓得嘶嘶價響，積雪一塊一塊地堆在窟裏。她爬



了又爬。她停下來休息一下，平臥在潮濕的地面上，頭靠在手灣中，她已經沒有力氣爬到一個乾燥的地方。

然而，她又爬過去了，像一個受傷的人那樣執着，他要爬到第一個救護站，在那兒，他的創口將會有人替他裹起來，在那兒他可以喝到一碗水，在那兒他能得到舒服的療養，得到人家的照顧。

因為夜是黑的，霧也漸漸變黑了。在雲端的高處，有鐵鳥正展開翅膀，奔牠們的前程。領隊長的指揮官，正坐在椅子上，眼睛半閉，諦聽着那傳音器中傳出那最細微的聲音，——但是他得不到無綫電生的信號。

駕駛員坐在機座中，無綫電生和轟炸手各在他們的座位中，也在諦聽着傳音器中那種吵啞的尖銳的音響——但是仍然沒有信號傳出。推進器在漆黑的天空中，鼓風而進，飛機飛了又飛，但是仍然沒有信號。

忽然間，幾乎聽不見，第一次的留意信號傳出來。鐵鳥轉了向，就這不絕如

縷的聲響，取定牠們的航綫；牠們犁翻了那些陰暗的可怕的雲層。聲音是那麼親切，像蟋蟀的樂歌，像麥浪的沙噪，像微風拂過秋天的枯葉，在指示這一批巨大的鐵鳥的路向。

空中指揮官，駕駛員，無線電生，和轟炸手，空中技士——連蜜海羅娃也算在內——都曉得：炸彈要向無綫電傳出信號的地方——信號是那麼親切，在呼喚着飛機的來臨——勘定了方位，就猛撞下來，因為那裏是敵人機場的所在。

蜜海羅娃跪在一個黏滑臃腫的積水坑中，屈身俯就無綫電機，手按着電鑰送出信號。陰暗的天空低掛在她的頭上。空中寂然無聲。

她冰凍的脚，漸漸失了知覺，背脊是一陣劇痛，太陽穴也是如此，好像有人用燒紅的鐵箍帶，套勒在她的頭上。她在發燒。她將自己的手放近唇邊的時候，嘴唇很焦熱。「我顯然着涼了，」她悵悵自己這麼想，「現在橫豎又有什麼關係？」

有時她覺得失了知覺。她張着眼睛，提心吊胆地聽着。她從耳邊中，聽到信號的聲音，又高大又清晰。她的手自動地壓着電輪，不斷地送出信號。「這是訓練的結果！這件事由我來担任，要比隊長勝任得多。他的手能夠自動地動作送出信號嗎？但是假如我不來，現在已經走到馬林諾夫卡，而且或者會有人借給我一件溫暖的短褂……那兒還有一爐火……於是情形就完全不同了。而且，立刻一切太平無事。……事情是多麼奇怪。我在這兒却躺在地面上瞎想。可是，在別的地方，比如在莫斯科，那兒有成堆成團的人羣。但是沒有一個人曉得我現在在這兒。總之，我畢竟要算一個了不得的人物。我急要曉得我是否真勇敢？我似乎一點害怕也沒有。這或者因為我病得太沉重——這就是爲什麼我全不害怕……假如只在頃刻之間，什麼都要了結，那麼他們該怎麼樣？他們可明白，我不能再支持得太久的麼？」

擦掉了眼淚，她側着身，靠着泥潭的斜坡上，繼續拍出信號。現在，她可以

看見漆黑一團的茫茫的天空。突然間，探照燈射到高空上去，於是她遠遠地聽見引擎沈重的震動，蜜海羅娃咽下她的眼淚，對自己悄悄地說：

「啊，你這些乖乖，你這些寶寶，你們終於找到了我。我在這裏是多麼難過。」忽然間，她覺得有點慌起來。「假如我拍出去的，不是信號，而是恐慌的心情，那該怎麼樣？他們又會怎樣猜度我呢？」

她站起來，清晰地，明白地又拍出了信號，自己高聲把電碼說了又說，爲的是不致於含糊不清。飛機引擎的吼聲，聽來是越來越近了。

高射砲開火。

她站着。沒有感到苦痛，什麼都沒有。她用盡力量按着電鑰，彷彿她所拍發的不是信號而是命令——「掃滅他們，掃滅他們！」

劃破濃黑一樣的黑暗，第一個炸彈猛撞而下，跟着就轟然一聲。空氣的爆炸，使蜜海羅娃向後撞了一下。閃爍的火花，映入泥潭中，地面跟着笨重的轟隆

之聲在震顫。無線電機被震掉在水裏去，蜜海羅娃打算把她撈起來。尖叫的炸彈好像直對着她，直對着她的水坑投下來。

她聳起肩膀，蹲下來，緊閉着眼睛。火光的眩耀，透穿她的眼皮。空氣的震裂，跟着一聲爆炸，一根纏有鐵茨藜的木棒，飛入她的水坑中。在炸彈聲響的間歇中，她可以聽得見，在機場中爆炸撕裂的沉悶的聲音。黑的雲霧帶有汽油的氣味。

周圍又靜了下來；高射砲也停止發火。

「事情全已了結，」她黯然自己這麼想。「現在我又是孤另另一個人了。」她~~心~~算站起來，但是她的腳……她覺得簡直沒有腳一樣。怎麼回事？她明白了，原來是這麼一回事，時有發生的情形，暫時的痲痺症——砲彈震動的結果——不過如此吧了。她躺下來，臉龐貼在潮濕的泥土上，想休歇一會兒。要是有一個炸彈直對她衝過來，那麼什麼都簡單了！於是她也用不着活受罪。

『不，』她驟然對自己說。『人家受盡了苦痛，但是他們仍要由苦痛中掙扎起來。我不會遇到什麼意外，我也不願意遇到意外。』

在不遠的地方，她聽到一輛摩托車咋咋作響，白色的寒光，好幾次掠過黑黝黝的灌木；跟着來一聲爆炸，是比炸彈的爆開較爲微弱得多的什麼東西，於是——很近很近——又有幾響槍聲。

『他們在尋找我，這樣躺着那真多麼好，我要不要還是這麼躺着？』

她打算翻一個轉身，但是她腳上的劇痛，好像撕碎了他的心。她尖叫了一聲，打算爬起來却又跌倒了。

有冰冷粗硬的指頭，解開她領上的鈕扣。

她張開眼睛。

『是你？你又回來找我？』——蜜海羅娃說着，突然放聲大哭起來。

隊長用手擦乾她的眼淚，她又閉上了眼睛，她已經不能走動。隊長用帶子勒

緊了她，把她拽出泥坑外。他另一隻手無力地掛在他的身旁。

她聽見雪橇的滑木，擦過了雪水。

她看一看隊長。他正坐在秋存的樹頭上，用牙齒嚙住帶子的一端，在纏縛他裸露的臂膀；血從帶子下儘管淌下來。望着蜜海羅娃，隊長問：

「你怎麼樣？」

「稍感疲困，」她輕悄悄地。

「哦，」隊長從牙縫間吐出來。「我大概遭了暗算了。你自己勉強試走幾步，離這兒已經不遠。」

「那麼你怎麼樣？」

「我要留在這兒休息一下。」

隊長打算站起身，可是作了一種怪笑，他就從樹頭上滑倒在地下。他很重，這使蜜海羅娃費了很長的時間，才把他軟弱無力的軀體，拖上了雪橇。他焦躁不

安地躺著，臉向下，但是要把他翻轉一個背，她已經沒有這種力氣。

她拽着挽繩，拽了好久，才把雪橇拉得動。每走一步都要引起一陣忍不住的劇痛。但是她繼續挽拉，倒步，把雪橇拖過泥濘糜爛的地面。

什麼東西看來都是迷糊不清。她想不到竟支持得這麼久。爲什麼她仍然站得住而不致於精疲力盡地倒在地上。她靠着一棵樹站在那裏，閉着眼睛，很擔心她的腳萬一軟得站不住，這樣一來，她曉得，就再沒有力量站起來了。

她看見隊長爬到地下；只是胸和頭仍然留在雪橇上；他用那一隻健在無恙的手，緊抓住橫木。

「這樣會使你輕鬆得多，」他輕輕地說。

他用膝頭爬着走，半個身體却掛在雪橇上。有時候他鬆了手，他的臉就會碰到地上。遇到這樣的情形，雪橇就從他的胸膛下滑過；因爲沒有力氣使他轉過身，她也就看不見他那被擦傷和撞傷的臉孔。



她又暈倒過去。她又聽見滑不底下爛泥咕嚕的聲響；跟着便聽見冰塊的坍塌，她覺得彷彿窒息，往下沉，水淹沒了她的眼。這好像全是一場夢。

她張開眼睛，因為有誰的眼睛很關切地注視着她。隊長正坐在架上，憔悴、黃瘦、鬚鬚蓬鬆，手吊在吊帶中，外夾兩塊污髒的木板當作夾板。他正望着她：『你醒了，』他說話的聲音，她簡直認不出來。

『我並沒有睡着，』

『那沒有什麼關係，』他說。『那都是一樣。』

她抬起自己的胳膊，看見牠已經裸露。

『是我自己脫下了衣服？』她悽然地問。

『是我替你脫下來，』隊長說，一面檢視他的受傷的手指頭，並加以解釋：

『你和我在河中都受過一點水浸，所以我想你曾經受傷了。』

『那沒有什麼關係，』她輕輕地說，直看着他。

「這的確的，」他也同意。

她笑了，又說：

「我曉得你會回來找我。」

「你怎麼曉得？」隊長笑笑地。

「我只是曉得。」

「扯淡，」隊長說，「你標標都不曉得。轟炸的時候，你只管朝着東方動作，你真會一下子給人消滅，因此我周圍看了一下，找到一堆乾草堆，點着火，這樣才能繼續指示目標。還有，有一輛裝有無線電機的裝甲車，在偵察你的機器。那汽車到處都尋遍了，到後來我就給他一個手榴彈。第三……」

「第三怎樣？」蜜海羅娃滿心高興地問。

「第三，」隊長拿出嚴肅的腔調說，「你是一位好孩子。」跟着他又認真地加了幾句：「就一般說來，在這樣情勢之下，你曾經聽日那一個不是這樣作

法？」

蜜海羅娃站起來，胸前摟着一堆衣服，光錠燦爛的眼珠緊看着隊長，高聲地  
清晰地說：

「你曉得，我恐怕喜歡你啦。」

隊長擰過臉，耳朵連根都紅起來。

「現在，不要談這個。」

「不，不是那個……我只是喜歡你吧了，」蜜海羅娃洋洋得意地。

隊長瞧了她一眼，皺一皺眉毛，很關注地說：

「假如你的意思是這樣，那自然就不相關了。」

當隊長出院歸隊的時候，他的伙伴連他都認不出來。他是那樣快活，那樣高興，那樣健談。他笑得很懇切，又談諧；對那一個人講話都是那麼和氣。可是他眼睛始終都在尋覓一個人。他的伙伴就留意到這一點，紛紛揣測到底是那一個，

於是他們就裝得很隨便地對他說：

「順便告訴你，你可曉得，蜜海羅娃又負着新任務出發了。」

隊長的臉上，立刻皺起一道一道的苦紋，可是隨又消失不見。隊長提高嗓子，沒有專對着那一人說話。可是誰也聽得見：

「她是一位好孩子，那是毫不可疑的，」於是扣好他的粗外衣走出去，向他的上司，報告他又歸隊服務了。

## 命

P. Pavlenko 原作

她帶着四歲大的小孩子，正要橫跨過大街。十字路口的兩頭，恰好停着二輛電車，把通路攔住了。她等着車開再過去。

忽然間，那位孩子狂叫了一聲，掙脫了母親的手，就猛向已在開動的電車橫撞過去。

母親尖叫了一聲。她的叫聲嚇得二輛電車司機生同時都收起制動機。車廂裏的搭客紛紛從窗口望出來，看看有什麼事情發生，吊在車門口踏板上的人，就向輪子下望了又望。

『你有這樣一個母親！』街旁的婦女都咒起來。『她也該差死人啦！』她全身戰抖，慌張地闖入兩車間的夾縫中叫喚。『科爾雅！科爾雅！』她的面孔差不多即時整個沈了下來，悽慘，憂鬱。

『你的小孩子是怎樣的？穿着藍罩衫？一位金髮的孩子？』

她已經連話也講不出，抹掉一臉冷汗，一隻手護着喉頭，儘管點點頭，張惶失措地張大了眼睛，向圍着她的人們望着。

『那個是你的小孩？看！一個軍人抱起了他。他很像受了傷……』

『那裏？那裏？』她朝着他們所指的方向，急奔過去。

一個飛行員，高高的個子，由頭到腳都沾滿了塵土，腫得好像穿着一身灰色的制服一樣。他抱着科爾雅，摟着他，吻着他，正走下街道。科爾雅嘻嘻地笑着，扯飛行員的耳朵，看起來，無論如何總不像受傷。在飛行員的臂膀中，他像是歡天喜地啦。

「飛行員同志，飛行員同志，你瘋了麼，你怎麼着？」母親跟在他後頭，大喊着。

但是他繼續走着，顯然連一個字也沒有聽見。

「科爾雅，我的乖乖。」他不斷地在呢喃，好像已經昏昏迷得不省人事一樣。「你怎麼會走到這個地方來，你這小鬼？」

那小孩子正向他訴述些什麼。

「你怎樣敢？」母親一把揪住了飛行員，不給他走。她已經迫近赫斯特里克的邊緣了。

「你要把我的孩子帶到那裏去？」她幾乎是嚷了出來。「真正豈有此理！立刻放他下來！我要報告給民防軍啦！」

飛行員不明其妙地瞪了她一眼。

「你要怎麼啦？」他問。

圍攏來一羣人。

「你要把我的小孩帶到那裏去？真正豈有此理！」

「你的小孩？他是我的兒子。」好像要使自己的話得到證實一樣，飛行員驚愕地望着小孩。「你是誰的孩子，科爾雅？」

「是你的，爹爹。」小孩回答後，又伸出他的手，指着婦人說：「還有她是媽媽。」

「誰的媽媽？那裏是你的媽媽？」

「我原來的母親已經死掉了。」科爾雅加以說明：「德國人來的時候，用槍打死她，麗琶姑媽就拿手遮住我的眼睛，但是後來，我就看見……」

「得啦，得啦，科爾雅。」父親使勁抽了一口氣。「因此，你就攔住了他。這已經是很久的事情了嗎？」他轉問那位婦人。

她眯着眼睛，咬着嘴唇，站在那裏，好像要克制住胸中一陣陣的劇痛。護在



喉嚨上她那一隻手在抖擻着。

「看嘛，」飛行員說，「你頂好鎮定一下。怎麼辦？……我和你，頂好是詳談一下……你要到那裏去？」

「回家去。」

「到你的住所？」

「自然，到我們的家裏去。」她望着小孩很胆怯地點點頭。

「那麼走吧！真的，只有鬼曉得是怎麼會事……我在這裏降落，却撞到這些麻煩……不過，請放心。」

觀衆慢慢分散回家去了。

「這沒有什麼……走這條路……科爾雅，你的手巾呢？擦擦你的鼻子……向右轉……不過，違法的事情，你不能做，你一定不會，也一定不敢去做。」

他什麼也沒說。她跟在他的後頭，帶着一種自審有罪的神情，好像她的罪行

已被當場拿獲，等着她的就是最嚴厲的處罰。

他們已經想不起，他們怎樣地抵達了目的地。

這是一間小房子，陳設簡陋，有一張校椅，一張小桌，在屋的一角，一隻長方形的手提箱上，安有一架汽爐。

窗櫺上亂擺着幾件破舊的玩具。

飛行員將他的兒子放在地板上。

「那麼讓我介紹自己吧！我是巴澤涅夫少校。」

「我叫做羅格初。遇見了你，我非常高興，我希望我們之間沒有什麼誤會發生。」

「這會發生什麼誤會？」他驚訝地反問，死死地瞪了一眼這位曾經給他一些不快印象的婦人。

她比平均的高度要矮，又瘦，却有一副樂天的臉龐，不過這臉龐，已經給口

部周圍那一條條又粗又深的皺紋所破壞，予人一種極爲撲朔迷離的印象。悲痛和不幸，在她的臉上到處打着烙印。

她長長的頭髮，編成一條金辮子，盤在她的腦後。她的胳膊細細的，帶着淺藍的色澤。貧血病。

「請坐。」他說：「我們頂好詳談一下。我是沒有什麼時間的。」

「巴澤涅夫同志，難道你不想先抹一下？或者喝一杯茶？……」

從那女人的語氣中，少校感到有一種想把他留住的願望，而對他作某種的求乞。

「不，讓我們先詳談一下。」

然而在她敘述之前，她又溜到隣居的房子裏去。由走廊外傳來的聲響，巴澤涅夫猜想有一隻壺是擱上去了。

「我一向住在列甯格拉。」羅格初說。「我的丈夫是在一月中被害的，差不

多是死在我們的眼前，於是剩下我孤另另一個人。對於我，這一個打擊，簡直使我不曉得該怎樣活下去。我必得有一個人和我住在一起，他的生命，他的幸福……樣樣都仰仗着我的這麼一個人。我決定接一個孤兒爲養子。孤兒倒很多，可是我還不能立刻就找到滿意的一個。我要尋找一個和我丈夫相似的。實在的，小孩子不時都在起變化。但是，終於我感覺到有一位可愛的小臉兒，要是有一天沒有看見，我就整天不痛快。這種情形，至少有一個月是如此。而且我還要那小孩的名子和他的也相同。當我第一次看到科爾雅的時候，我立刻醒悟到他正是我所要找的小孩，這是我的孩子，永遠是我的。」

「但是他並不是孤兒，」少校說，「這就錯了。」

「是的，爹爹，我是一位孤兒。」科爾雅插嘴說。「麗琶姑媽也給德國人殺死了。」

他坐在那裏，這麼一個小仔仔，臉色灰白，一條一條的青筋，很清楚地顯現

在皮下，在諦聽着關於他自己身世的申說。

「在孤兒院裏，人們對我說，科爾雅的母親已經被害，他父親也在前方戰亡，他的近親，不是被殺，就是受傷躺在醫院裏。我立刻辦妥各種手續，就把他領出來。」

「那時候，被害的並不是我，只是姓名相同的另一位。」少校說。

羅格初很窘迫地在房裏向周圍張望，好像要找些什麼東西。

「你找什麼東西，媽媽？」孩子問。

「乖乖，我的手提袋擱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你別想再瞧見什麼東西啦，媽媽。牠不正在椅子上。」

少校偷看他的兒子一眼，用指頭在桌上敲了幾下。

聽見自己的兒子，叫這個古怪女人做媽媽，很使他不舒服，但是他又不能因

此就訶責他。

羅格初由手提袋中掏出她的護照，放在少校的面前。

「我確信我有權利在作戰被害的紅軍軍官後裔之中，選擇一個爲養子。我向  
你保證，憑我所受的教育，所受的訓練，和我的收入，的確是足夠養育得起這個  
孩子，……而且，我也是一位軍官的寡婦。」

她的聲調低沈而愉快，巴澤涅夫傾聽着，同時又想起另一個婦人——她具有  
機智的光輝，可也有點脆弱，但是比較這位婦人總是強健得多——那位婦人，曾  
經是他的妻子，他的幸福，他的希望，甚至他的生命都是密切地和她連在一起的，  
可是現在，他再沒有見她的機會了。

她之死，對於他，簡直就是他本身一個大損失，使他變成平庸的凡夫，沒有  
一點希望和遠景。好像爲了她之死，他自己遼遠的不可限量的將來，也就喪失乃  
盡了。

隣人捧入一隻托盤，盤中有兩杯茶，和一小碟糖蜜。巴澤涅夫心不在意地拿

起一杯，隨即舀滿兩匙糖蜜放進去，他醒悟到這做錯了事了。

靜穆籠罩了全房。羅格初要講的話，顯然已經全說了。

「爸爸，爸爸，你做了些什麼事？你這麼大的一個人——科爾雅滿心高興，拍着手，他居然把父親不應該犯的錯誤找着了。『要不讓媽媽分給你！你難道不曉得糖蜜是拿來塗麵包上？』」

他的父親忸忸地笑了。

「我弄錯了嗎？我好像連這些事情也攪得生疏了！……對不住，我不會再犯的。倒些到你的茶裏嘛，科爾雅。」

「這樣吃法是不對的，」小孩拿起師長的口氣在教訓。「我總是先吃了粥，然後再喝茶的。」

「你顯然沒有聽我的話，」羅格初說，聲調因為感情激動而顫抖了。「那麼，聽吧：科爾雅是我的兒子，正如是你的完全一樣。就法律說，他是我的兒

子。我收他做養子。」

「你收他做養子，這是什麼意思？我必須聲明……」

「自然，他是尼古拉·巴澤涅夫。不過他已經登記在我的護照上了。」

少校站起來，在房裏頭踱來踱去。

「這真是活見鬼，」他說。「我們該怎麼辦？我們立刻要作決定，而且我們又要決定得妥善。首先我要對你深深道謝，爲了你照顧我的孩子，爲了你對他的愛，對他體貼入微的照料。你真想不到我多麼感謝你，尤其在這個戰時，你爲他而忍受的苦痛。假如我看見他的時候，他是一位無家可歸的棄兒，我相信，真不曉得該怎麼辦。……實在的，那就會成爲一場苦難……但是，戰後我回來的時候，我們又該怎麼辦呢？」

「爲什麼現在要想到那個時候的事情？」羅格初堅定地回答，「我想等到時間來到，我們須做決定的時候，孩子對於我們，只有處在有利而無害的地位。」



他從來沒有感到孩子對於他，有如現在這麼可愛。小孩穿着那件打着補釘的襯衫，由一條舊罩衫改造而成，看起來是那樣窘困。他明白，他的命運已經被決定，然而他又担心，由成年人來決定他的命運，並非正當的辦法。

少校長嘆了一聲。

「你的收入有多少——夠兩個人的用度嗎？」

「我不能怨苦。」

羅格初稍為安靜下來，滿面欣然，毫無苦容。

「衣裳怎麼樣——近來購置衣裳是太不易了。」

「應備的他都已經有了。現在又不是講究奢侈的時候。再者他又不是一位嬌生慣養的孩子，而是一位嚴肅莊重的孩子。」

「自然，我要拿出一部分薪俸來補助你。而且，你還可以從陸海軍附設的商店中，領得較多的物品。一定的，我們要這麼作。你有鉛筆沒有？寫下我戰地郵

局的號數。」

羅格初寫下了地址。

「那麼現在，你或者要洗抹一下了吧？」她問。「這兒是一盆水。」

「謝謝，我的話沒有說得太長，耽誤你的時間吧？」

「不會，今天沒有輪到我值班。」

「媽媽今天答應帶我去看電影，」科爾雅說。「你也去，爸爸。」

「我不能去了，我的孩子。我看見你一面，也如看一場電影是那樣的不易，

不過我恐怕現在再也沒有時間去看電影了。我現在一定要走啦。」

爲要便少校不感到忸怩不安，羅格初離開了房子。少校袒裸了上身，就洗抹了幾下。之後，他拿起桌面上羅格初的護照翻來覆去地檢查。當羅格初進來的時候，他還在那裏看着。

「那麼你叫做津奈達·安多娜夫納，」他說，帶有一點忸怩。「這個，這個

我叫做瓦西里。瓦西勒菲基。我三十六歲。我想，我們能夠認識真是一件幸事，你以為怎樣？」

「我也這麼想。」她報以一笑。

少校刷一刷他的戎裝外套，又用手巾擦亮掛在外套上的徽章。

「現在，是我應走的時候了，」他說。

他們一趨出去，手中拉着小孩子。

高大黧黑、胸胸掛有兩枚徽章的少校，立刻吸引所有隣居小孩子的注意。他們停住腳來看他，張着口。科爾雅得意洋洋地走在他們倆的中間。

電車停下來，少校抱起他的兒子，吻他的臉，他的頸，和他的小胳膊。

「要愛津奈達。安多娜夫納，又要聽她的話，」他說。

「你說那一個？」孩子問。

「啊——媽媽。」

「我現在不正愛着她。那麼，你呢？也愛她嗎？」

津奈達·安多娜夫納，臉孔發白，本能地退了兩步。

「科爾雅，好寶寶，」她喃喃地說。「告訴爸爸，要寫信給你。」

「爸爸，你要寫信給我們，你會嗎？」

「自然會寫的。不過你也要寫信給我，科爾雅。要曉得你是一個好孩子，一個乖孩子。」

「媽媽會寫信給你，我也會寫信給你。」

「好的。那麼，就多謝了……事情就讓他這麼辦吧。再見，津奈達·安多娜夫納，」這是第一次他用率真坦白的眼光看着她。

「但是你爲什麼不吻媽媽一下？你吻了我，但是沒有吻媽媽。爲什麼，爸爸？」

巴澤涅夫的胳膊搭在她的肩膀上，用嘴唇在她的額角上輕輕撞了一下。

『我非常地感謝你，親愛的，我心裏向你道謝。』

他跳上了電車，雖然車廂裏空着許多座位，他却站在踏板上，回頭朝着那位向未謀面的婦人清癯的影子，和站在她旁邊那位清癯的小孩，望了很久很久。

## 瓦斯雅的戀愛故事

V. Kaverin 原作

他的父親，曾經當過『尼基梯斯基公園』的園丁，在從前，每當下午，瓦斯雅都要將飯菜給他送去。於是他們就坐在樹蔭下的草地上，那些樹通常都要掛上一塊小牌子，寫着『常綠榿樹』或『却度榿樹』之類的字眼。在他們背後，各色各樣的大蚱蜢，興奮地亂跳亂蹦在一起，由叢林中常常傳出一陣響亮的蟬曲。忽然間，夜來了。溫暖，閃爍，天鵝絨似的南方的夜。

然而這兒的黑夜，再不成其黑夜，白晝也不成爲白晝了。譬如現在由右側望出去，自從他和卡門諾夫，藏匿在這個亂山坡上石堆中以後，就說不清在那兒什

麼時候是白晝，什麼時候屬於黑夜了。在這個山頭的背後，有一座德國人的砲台。那位重要的下級軍官和無線電報務員，都在這座砲台的射程之內，爲安全計，他和卡門諾夫就奉派到前哨，監視右邊一帶的樺林中，有沒有隱藏着德國人的活動。

天還沒大亮，瓦斯雅和卡門諾夫就爬行到達他們現在所藏匿的地方了，這就是說，他們再要向前爬進，必須再等黑暗的來臨。

爲着打發時間，瓦斯雅又掏出那一張相片。因爲老是瞧着這張相片要給卡門諾夫取笑，他就扭轉腰，這樣一來，卡門諾夫就看不見他在耍什麼花樣了。

相片的顏色已經褪落。牠會浸過好幾次水，不過還能辨認得出那位女孩的風度，圓大的眼睛，額前有一道瀏海，長長的辮子吊在胸前。她的名字叫做杜拉。瑪特菲葉夫娜·斯坦因。她的年紀和瓦斯雅相差無幾。他們的結識，是在森佛羅波爾的兒童保育院中，自從死了父親以後，瓦斯雅一向就住在那兒的。他們一同

在兒童保育院中受教育，直到有一天，她遇見了父母，隨即前往基輔和他們住在一塊兒了。

她一離開，瓦斯雅也就走出兒童保育院。他是時常打算要走開的，可是有杜拉在那裏，他就難於實施自己的計劃。他們倆曾經在陽光之下講過許多話，她曾經向他朗誦過許多詩章，向他指點過許多事情，她是一位既聰明而又端莊的女孩子。她一離開兒童保育院，瓦斯雅就一刻鐘也待不下去了。

後來他在一個拖引機器供應站中工作，並且學會了駕駛拖引機。他和許多女孩子交了朋友，但是沒有一個比得上杜拉。

當他達到十八歲的時候，便投入海軍。一九三六年他奉派到遠東，監視租給日本的漁權。他曾駕駛過軍用快艇和孫逸仙號戰艦。在海行航程中雖然感到新奇和興致，可是暗中却有孤寂的痛苦在咬噬他。因為瓦斯雅是世上一位伶仃孤苦的人兒——沒有父親，沒有母親，甚至連一位疏遠的堂兄弟可賴以為援手的也沒



有。

有一天他寫一封信給杜拉，經過相當的期間，他就接到了覆信。她並沒有忘記他。剛剛相反，她很珍重他們之間的友誼而且渴望他們再會的日子能早日到臨。這兩位年青人開書信的來往，從此便展開一種經常的關係了。她的信寫得那樣有趣，那樣文雅，使瓦斯雅想到將來和這位有學問的少女把晤的時候，會深深地感到自慚形穢。然而在海軍中服役，也使他增長了一些見識。他現在改入機器房中工作，掌管內燃機了。到了終局也許一切都會好轉的。

是的，一切都會好轉的，她的函信中充滿了對他的熱愛而且急盼和他相見。在遠東服務五年中，瓦斯雅每月都要接到他的杜拉寄來的一封信。這些定期月信減輕了他的孤寂之苦，而且給予他一幅遠景。

服務期限終告結束，他就寫信通知杜拉，不久會回到基輔去看她了。他很仔細地準備這一次盛會。他從新定製一件款式入時的罩褲，又為杜拉買了些禮物！

一把日本扇子，一件淺藍色絲質衣料。他素來是不喝酒的，可是這些日子他却出入於全城最好的餐館中，喝得酩酊大醉，拿出杜拉的像片，到處交給人家看。那天晚上，他遇到一位中國朋友，也掏出那張相片給他看，這位中國人就連聲贊美，打着藍青俄話說：『鵝國的小姐，哎喲！好漂亮呀，鵝國的小姐！』

第二天早上，他奉到司令官的召喚。他所接到的命令，不是服務期滿的退伍書，而是立刻趕往斯巴斯托波爾加入黑海艦隊。

就這樣，瓦斯雅參加作戰了。他的巡洋艦曾經參加過康斯坦薩的轟擊。他親眼看見德國人打沉一艘載有二千兒童的駁船，雖然船頭船尾都飄揚着紅十字旗，而且還有人拿出一幅更大的旗子，招展在兒童們的頭頂上。

瓦斯雅所看見整千整萬的屍體中最使他不能忘懷的，是躺在奧得薩碼頭上的一位少婦。這是一位年紀很青的女人，前額覆着一塊劉海，而且還有辮子，她穿得滿整潔，張着眼睛躺在那裏，兩隻胳膊向後伸出，好像在那裏休息一樣。他衝

開正在呼號激動的羣衆，跑到他的身旁，把她抱了起來。

「放下，難道你沒有看見她是死的！」一位水手向他大聲高喊。瓦斯雅沒有理會他，從一堆中抱走了那個女屍，然後把她放在地上；坐在她的身旁。她沒有錢包，也沒有別的物件可以證明她的身份，她的頭髮編得很精緻，的確和杜拉的小辮子相似。他必須加以思索，追憶和比較一下。但是船的載重已超過定量，吃水綫已經下沉得看不見，大副嘶啞的聲音，正在喝令取下了船橋。

他查不出那位已死的女人到底是誰；但是他希望不要是杜拉。過了好一會，他的意識才慢慢回復了常態，於是他就向老朋友會和他一起在遠東艦隊中服務過的卡門諾夫說，他在奧得薩曾經看見一位女屍，樣子很像杜拉。

「或者是她的姐妹吧？」卡門諾夫提醒了他。

「她並沒有什麼姐妹，不過我疑心，是有些相似的人。」

之後，瓦斯雅轉戰於陸地。在庫圖夫斯基的扇形陣地中，他和羅馬尼亞人打

了二十天苦仗，並擄得了大批俘虜。他從來不相信那些俘虜是靠得住的，捉到了一個，立刻就要解交，讓別人押到司令部去。無論如何他忘不了奧得薩那位羅難的少女。

X

X

X

在北地作戰自然是很艱苦的，雖然在南方也不見得太舒服。不過在那裏，黑夜到底屬黑夜，白晝仍然是白晝的。瓦斯雅生長於南方，他熟悉那地方，熟悉那海面和海灘，可以分辨出各種的鳥聲和一些樹木的名字。

雨開始下了。於是瓦斯雅將那張相片藏起來。他整個躺倒下來，大約有半點鐘，連那特殊的事件也沒有想起。時間就這樣混過去了。

那位下級軍官的話是對的。在那座叢林中，德國人藏有一座機關槍，和三發笨頭笨腦的槍手。瓦斯雅和卡門諾夫正在向前移動的時候，其中有兩個突然出現了。瓦斯雅躲在最近一塊的巨石旁，就在那裏，約摸躺了一個鐘頭。於是他又小

心地向前爬行。大約爬進了二公尺。沙礫在他的腳下吱吱作響。沒有等到德國人來得及抵抗，瓦斯雅就扔出一個手榴彈。他們有兩個就躺倒了，另外兩個就由掩蔽物中跳出，迅速地向前爬進。一個由左邊爬近來，另外一個就一直爬過來，這一個已經很迫近，瓦斯雅甚至可以聽得見他的喘息。忽然間，他站了起來，瓦斯雅就看見一個身體結實，蓄有一撮小鬍的德國矮胖子。顯然的，他已經不是一個少年了。

瓦斯雅用自動步槍掃射，這個德國人就躺倒下來了。但是，同在這一瞬間，從那後面，起了一陣聲響，一排子彈打在那一塊巨石上。他扭轉了一下，彷彿他的父親在叫喚他的名字。他分明聽見父親的聲音在叫着『瓦斯雅！』

他的頭攪得震天價響。他曉得自己是受傷了，雖然並不感到苦痛。

過了好久，瓦斯雅眼睛再打開的時候，卡門諾夫正蹲在他的身旁，再三再四地輕叫：

「瓦斯雅！瓦斯雅！」

「什麼？」他輕輕地回答。

他的胳膊扭曲在背後，拐肘卻又凸出來，取着一個很奇異的姿勢躺著。他打算抽出這一支胳膊，然而却動彈不得。

於是一切又陷於迷蒙和昏暗中。他的父親也再來和他攀談了。不過這個時候，他的父親卻變為卡門諾夫，將他抱起扛走了。

瓦斯雅在醫院裏躺了四個月。他的胳膊折斷了。頸部受傷也很嚴重；真的，嚴重到他初時也以爲會變成瞎子的。他什麼都看不見，眼前只有黑圈和白點罷了。但是過了不久，他的視覺又告恢復，大夫說，他的頸部尚屬完好無損，只是他的胳膊仍未見佳。但是經過相當時日後，他的胳膊也就好了。

出院以後，他得到四十五天的休假，並特准他到品尼加河濱的休養所中消磨他的假期。但是他拒絕了。

他怎麼也忘不了杜拉。有人勸他寫信到布古盧斯蘭的中央調查局去。他照著辦，過了很久，才得到回信——短短的幾行，結果是，已經登記的杜拉·斯坦因共有三位，年紀都相彷彿。

他們將三位杜拉·斯坦因的地址都開出寄來。兩個住在烏拉爾的斯凡爾盧夫斯克區，第三位則遠遠住在阿爾泰山的奧羅梯亞。

他還可以再寫一封信到布古盧斯蘭，通知杜拉的出生地，以便他們查尋她的住所。但是瓦斯雅決定不再這麼辦了，時間在飛逝，他必須有所動作了。

他收拾了行裝，取得了應備的證件，就開始出發。他在海參威為杜拉買來那一塊綢料已經失掉，幸好扇子還在。這是一把美麗的扇子，上面畫着一幅整座的花園。鳥兒們正在樹枝歌唱，又有一輪初升的旭日，和一個抱着一大捆花的日本女子。

X

X

X

第一個杜拉所住的鄉村，離鐵路線約有三十個基羅米突，乘坐馬車或徒步都能到達。瓦斯雅却甯願走路，當他走着的時候，感到異樣的心情，他們將要怎樣地會見呢。他想像自己走進一所異鄉的房子，就遇到了她。初時她並不認識他，一會兒也就醒起了。他曾在電影中見過與此類似的情景。

按照原開的地址，她是住在從列寧格勒撤退的兒童保育院中。沒有費多大工夫，他就找到這所保育院。院址是設在本地的學校中的。

在校門的台階上，有些女孩子在玩耍。

「斯坦因同志住在這裏嗎？」他問她們。他感到自己的心房，彷彿停止跳動了好一會兒。

「沒有，這裏沒有人叫這個名子。」

「一定會有，杜拉·斯坦因。」他堅持着。

「哦，杜拉嗎？有的，她在廚房裏，她是我們的廚子。」



廚房裏有許多女人在忙着。

『杜拉，有人要見你！』一個小女孩大聲地叫。

一個紅髮袒臂，又高又胖的女人，詫異地轉過身來。

『要見我？』她回問。

她手裏提着一個籃子，正要尋找一個地方安置牠。瓦斯雅站着瞪住她。

聽過了他的故事後，她就堅留他吃晚餐，他仍然不停地在瞪住她。她盡力追想自己所認識姓斯坦因的友人和親戚。她是一位和藹的婦人，善良而健康。但是她並非杜拉，不是他的那位杜拉。

他在那裏住了一宿，第二天就出發尋訪第二號杜拉。這位杜拉也住在斯凡爾盧天斯克區，不過離第一位是那麼遠，使他嘗受八天的車船勞頓之後，才能抵達。

他終於到達那個村落了。他找到那座房子，在門上敲了一下，就有一個年約

六七歲的孩子從窗口探出頭來，說媽媽沒有在家。他想，杜拉決不會有這麼大的一個孩子，雖然這孩子看起來有點像杜拉。也許他們是親族吧？他就坐下，等候孩子的母親，由醫院中下班歸來。

同時他和這個孩子却混得慣熟了，於是將他在前方所搜集的各種珍寶，都拿出來給孩子看。有一個鐵十字勳章，是從一個已死的德國軍官屍體上解下來的，又有一把芬蘭人的匕首，此外還有別的東西。於是孩子就看得神魂顛倒，他們也就不明其妙地混過了半天。瓦斯雅想，他和杜拉也會有這麼一個孩子。

母親終於回來了。她是一位疲勞不堪的婦人，看起來，不論如何總有四十歲，雖然布古爾斯開通訊處注明她生於一九一五年。斯坦因好像是她丈夫的姓氏。她的丈夫是一位醫生，已經殉職在前方。曾有一段很長的時間，他宣告失蹤，但剛在前幾天她才接到他被害的消息。她聽過瓦斯雅的故事，非常感動，但是她無從盡力幫忙他去追隨他的那位杜拉。

這麼一來，瓦斯雅好像必須趕往阿爾泰了。但是他卻沒有去。他決定先寫封信或打封電報，查詢屬實那一位杜拉，就是他的那一位。

他在一間小店裏住了一宵。整夜裏，他爲會遇不到她這種苦惱所折磨。假如他不早離開，總會永不曉得這件事，也永遠不曉得他曾經到處尋訪她。和在這些日子中爲她珍重保存下來的日本扇子。說不定她正在尋訪他，爲着他而大感苦惱。但是或者她竟忘掉了他也難說。

第二天早晨，他到郵局裏寫了一封信。爲着寫這封信，他費了很長的時間，結果只留下簡單的幾句，開頭是：『親愛的杜拉，我還活着，也很好，我不曉得你還記得我沒有……』

爲確保那封信一定會送到，他就決定掛號寄出。窗口外排着長長的一隊，他在等候自己輪次的時候，順便瀏覽掛在牆壁上一些招貼。在鄉村的郵局中，這類招貼是司空見慣的。

牆旁的招貼稍遠的地方，有一張長條釘在牆上。用粗大的字體娟秀的筆畫寫着：「馬基輔撤退之馬特威·彼得羅維支，與瑪利亞·露窩娜·斯坦因，苟有知其下落者，敬懇通知：」下面是姓名和地址。這是杜拉的姓名和地址。

他楞住了，把地址看了又看。杜拉在尋訪馬特威·斯坦因，那是她的父親。瑪利亞·露窩娜大約是她的母親，但是也許是她的姑媽。她住得這麼近，就在這個村落裏頭。昨天晚上，當他投宿在那間小店，痛心於不能和她復見的時候，她却正在那兒。

他用顫抖的手指掏出筆記本，記下了地址。他感到外面來，點起一支香煙。跟着他又跑進髮館。每逢探望杜拉的時候，他都要盡力打扮得衣冠楚楚的。

他回到店子裏，換上頂講究的單褲，那是他正要由海軍退伍之前就縫好的。除非有什麼盛會，他一向很少穿着。他揀出扇子，把牠包好。這一次是不會找錯杜拉了，這固一定無疑。然而當他按着地址出發的時候，他的喉嚨愈來愈

焦燥，他想，倒不如少此一舉折轉回去，於是又點了一支香煙。

在一座新造的磚房子裏，他看見了她，這是全村唯一的一座磚房子。她只一個人留在一間大房子裏，獨坐床上，膝上擱着一本拍子簿正在寫些什麼東西。她始終連頭也沒有抬一抬，直等到他輕輕地叫了出來：

『杜拉！』

她顯得瘦多了，比起他記憶中的，在兒童保育院中的那位少女，她似乎就沒有長高。不過她的頭髮，的確仍是老樣子，辮子和覆在額前的劉海，也都沒有變動，眼睛看起來比從前是更大更圓了。

『杜拉，』他又叫了起來，『杜拉！你忘記我了嗎？』

她慢慢地站起，向着他走近來。

……

瓦斯雅在鄉間只住上三天，歸隊的期間就來到了。他們倆同到註冊局，登記

他們的婚約，由這一點就可以看出她一向就熱愛着他，而且在等待着他的來臨。

起初她打算保留自己的姓名，但是因此會引起瓦斯雅的不快，於是她就同意頂上他的姓氏。和她同住在一間房裏的少女，就盡可能地鬆開，讓他們倆留在一塊。有一夜，他們兩個人拖着胳膊，一直走到天亮。他們的幸福，已經達到一對情人間可能得到的一切了。

他終於走了。現在一切都是美滿的。遇見她之後，他現在覺得安靜多了。從事戰鬥他現在也感到痛快多了。臨別的時候，她對他說：『我等着你。你會回來的，什麼也傷害不了你。』

X

X

X

這個故事是一位下級軍官瓦斯雅·契金告訴我的。他是一位頰紅，臉圓，胸前掛着一枚剛勇獎章的小夥子。他的部隊正要開調到前方去。一個清朗的北方的早晨，曙光透了出來：是那麼恬靜，明亮，可愛。潮濕的木板在陽光底下冒着

氣。

修長的木板營房，牆上掛着一幅標語，寫上幾個壁窠大字：

『不成功即成仁！』

## 後記

戰爭在蘇聯，是當作一種最高的藝術來看待；牠嘔盡了全民的心血，採用最精巧的設計，塗抹上去的是血和淚，烟和火。在深沈的憎恨和無邊的熱愛中，在今天，蘇聯人民將要完成的這一幅戰爭藝術圖，無疑地，是歷史上空前的偉構，而為現代戰爭中悽烈悲壯的傑作。

151

這裏九個短篇，不但反映蘇聯的戰爭匠人——不論是拿槍的軍人，工廠中的女工，九十高齡的老太太，或尚未成年的幼童少女——他們那種勇敢、悽壯、堅強的戰鬥意志與行動；而且是今日蘇聯人民生活的鏡子。蘇聯的公民們，從戰爭



中懂得了該怎樣去痛恨自己的敵人，也學到了如何去打敗和消滅自己的敵人。在祖國文壇上為落寂的今天，把牠們移植過來，獻給我們前方浴血抗戰的將士，和後方並非醉生夢死的國民，也不至於被認為毫無意義的事情罷。

這本小集所收的稿子，都是由英文直譯過來的；其中有兩篇還經過二種英譯的參照和比較。對於材料的抉擇，和語意的表達，雖然已經盡了個人最大的努力，不過，這一種嘗試，我自己還不敢孟浪地以為已經達到無懈可擊的地步；好在生動的內容，戰鬥的匠人，斯拉夫民族特有的那種破釜沉舟沉毅不屈的性格，總會使讀者的神經或輕或重起着震動的。

作者一共八位，有些是我們頗為熟悉的作家，有些還是第一次和讀者見面。就個人見聞所及，大約可作下面的說明：

E·彼特夫是戰爭起後，執筆從戎的蘇聯作家羣中之一。紅星報上曾經登過他許多篇戰地小品。一九四二年斯大林的波爾被圍甚為危急的時候，六月底中，

他曾搭乘「塔斯肯」號貨輪，衝過敵人的封鎖線，進入危城，隨後又乘坐原船衝出在平安的海岸上著陸。可是彼特夫正要展開他的寫作工作的時候，來非其時的死亡，却迫使他永遠放下他的筆桿了。

W·瓦希列夫斯卡，波蘭的著名女作家，一九〇五年生於波蘭古拉科城的鄉村裏。童年和少年時代，她完全消磨在鄉村裏，所以對於農民的苦難和悲哀，體認最爲深切。她的名作有「祖國」，「一天的面目」，「大地在苦難中」，「池沼中的火焰」等，都以波蘭的農民生活爲主題。近作有中篇小說「虹」（有曹靖華先生中譯本），描寫烏克蘭敵後的婦孺老弱，在敵人燒殺擄掠的淫威之下，不稍少曲的悲悽壯偉的搏鬥，而被譽爲「蘇聯文壇上的重大收穫」。一般說來，她所寫的一切，都是嚴肅、莊重、質樸；她在藝術上牢牢地追求的是真實。她自己說：「我沒有寫過一件不真實的事實，我的人物，沒有一個不是從生活的現實裏取來的。」一九三九年納粹進攻波蘭的時候，她步行經過東波蘭，進

入蘇聯的國境，受到蘇聯人民的熱烈歡迎，而被選為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。德蘇戰爭爆發後，她就積極參加紅軍中的文化工作。

B·高爾勃特夫是二十六歲的蘇聯青年作家。大戰前他有過豐富的北極生活的經驗，著有小說集『忙碌的北極』。戰後則和其他的蘇聯作家一樣，奔馳於戰場之上，從事戰爭的報導。

P·施充勃倫，生平未詳。『恨』載於『國際文學』一九四二年——二號。  
N·吉洪諾夫，詩人，生於一八九六年，一九三九年曾得『列寧勳章』。他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國內戰爭。重要詩作有『幫夥』（一九二二年）；

『紅軍在亞拉克斯』，『道路』，『臉對臉』（一九二七年）『詩百首』（一九四一年）。小說集有『冒險的人』（一九二七年）；中篇有『戰爭』及『高加索的故事』。這一次列寧格勒被德軍圍攻的時候，他始終留在危城中從事工作；曾以該城被圍為背景，寫成許多富有詩意的短篇。『春』和『蘋果樹』就是詩韻揚溢的兩個例

後  
子。

記  
V·科查夫涅科夫是一位新作家。大戰初起，他就在紅軍中服役。『查窩龍克夫隊長，選自他的『戰爭小說集』。他的敘寫，對於蘇聯人民對納粹所進行的愛國戰爭之真相，是一種有力的說明。

P·巴夫連科，生於一八九九年，是蘇聯當代文壇上負有盛名的一位作家。他的近作中篇小說『復仇的火燄』（有莫斯科中文本和茅盾先生的譯本）是描寫蘇聯游擊戰爭的一部佳構。

V·卡佛仁，生平未詳。『瓦斯雅的戀愛故事』，是譯自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英文版的莫斯科新聞報。

文光文叢之三  
在烏克蘭的草舍中

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

\*實價國幣叁拾元正  
(外埠酌加寄費)

原	發	發	翻	原
作	行	行	譯	作
者	所	者	者	者
瓦	文	陸	林	瓦
希	光	夢	舉	希
列	書			列
夫	店	生	岱	夫
斯				斯
卡				卡
等				等

桂林三多路廿三號  
桂林寶塔山

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初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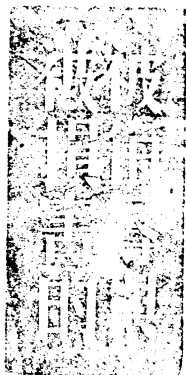
著名大二基斯夫退恩陀國俄

版出近最本譯全



高 活 · 宜 附 註

實價每部一百八十元



悲劇，真誠激動，令人心震目眩，作者向長於內心的描寫，在本書中，尤刻入骨髓。書中人物性格，均異常突出。作者不僅寫出青年男女間靈魂的奧秘，並且深刻地描寫了父子間的真摯熱愛；從愛的矛盾與糾纏中間顯示了社會的矛盾，並且表現了作者對於平民階級的熱愛與同情。本書譯筆異常瀟灑，力求忠實原作神韻。全書三十萬言，共分四部及一尾聲。

譯 麟 益

元十二百 價實

陀恩退夫斯基于十九世紀中葉，和屠格涅夫、屠格涅夫是被稱為俄國最傑出的三位藝術家，這部「白痴」是他晚年在極貧困的生活中寫成，和他的「罪與罰」及「兄弟們」一樣享受盛名，全書共分四部。經高適宜閣爾先生全部譯出，譯文流麗生動，堪稱我國文壇上一大譯作。

本書是十九世紀俄國文學史上第一部重要的著作，與「罪與罰」及「兄弟們」同為作者享盛名之作，出版後曾轟動俄國社會。內容係描寫貴族與平民之間一件戀愛的

行發店書光

六一圖書館贈  
武漢大學圖書館藏  
一九五一年十月

封底